金鋒著



子母離魂劍

3

金鋒著

子母離魂劍

第三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第十一回：把酒深宵談笑却馬盜

史劍虹心中却是明白，自已剛才到馬賊營幕裡，偷了酒食，這一定是馬賊發覺了，鼓噪起來，出動尋找，這批馬賊人數不少，他們的首領聽說名叫甚麼紫判官，還是由天山南路到來給鐵閻羅助拳的，萬一自已和他遇上，豈不是麻煩嗎？史劍虹正要開口，那虬髯漢子聽出來了，面現怒容，破口罵道：「咱們吃得好好的，偏偏來了這羣野狼餓狗，敗壞了咱們的清興，可惡可惡！」

江逢春道：「這些馬賊無可理喻，咱們躲避一下吧！」虬髯漢道：「胡說！我老漢向來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一生沒有避人，你們覺得害怕嗎？爬上沙丘躲一躲吧！」江逢春正要回答，史劍虹忽然一手拉住他的臂膊道：「叔叔，他說得對，咱們本領低微，不是馬賊敵手，還是躲開一下爲上哩！」他一邊向江逢春連使眼色，江逢春恍然大悟，原來史劍虹機警異常，他故意裝出不大懂得武功的樣子，藉口害怕躲在一邊，看這虬髯漢怎樣出手對付馬賊，江逢春再也不假思索，任由史劍虹拉着自已，匍匐着上了沙丘的頂端，虬髯客仍舊若無其事的在那裡飲酒吃肉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那一羣馬賊由遠處望見了火光，紛紛策馬飛跑過來，須臾之間，由遠而近，先頭幾個馬賊望見沙丘下有人生火煑東西吃，高聲叫道：「喂！對面的是甚麼人？趕快站起身來，高舉雙手，不然的話，咱們要放箭了！」

虬髯漢聽了馬賊的叫喊，充耳不聞，照舊飲酒吃肉，像沒事人一樣，看那虬髯漢的神氣，根本沒有把這些馬賊放在心上，那幾個馬賊光起火來，坐在第一匹黃驃馬上的馬賊更不客氣，拔下雕弓，搭

上鑿子狼牙箭，弓弦一拉，嗤聲風响，羽箭飛出，向他背心射到。

只見那虬髯漢拿起一杯馬乳酒來，正要喝進嘴裡，羽箭射來，立即停杯不飲，冷笑一聲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那支羽箭已經劃空飛到，史劍虹以為他不是側身閃躲，就是回手接箭，誰知道虬髯漢完全不是，身子兀然坐着，紋風不動，那支羽箭嗤的一聲，穿中肩背，只見虬髯漢的肌肉，往裡一縮，乍眼看來，箭鏃彷彿深入肌裡，江逢春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！」他以為虬髯漢中了一箭，必定向前仆跌倒地！

那知道不旋踵之間，虬髯漢中箭凹入的肌肉，突然向外一鼓，舉個譬喻，活像一個吹脹了氣的皮球也似的，竟然把那支箭甩了出來，拋出幾步以外！他不但全無傷損，而且連衣服也沒有穿破，史劍虹幾乎失聲叫起好來，想道：「果然不出所料，這位老人家眞正是一位身懷絕技的奇人，他這一下正是柔功門裡面的上乘運氣功夫哩！」原來一個人的內功造詣，到了相當地步，便可以練柔功，所謂柔功，就是全憑丹田一口氣的運用，直達四肢百骸，全身肌肉能够收縮自如，敵人拳脚打在身上，就像塗油一般，可以把對方招數的勁力，輕輕卸去，不過史劍虹聽見父母說，當今世上懂得柔功的武林前輩，寥寥可數，那知道在這窮荒大漠之中，却遇到這樣一個人物，眞個是人不可以貌相，海水不可以斗量哩！

那幾個馬賊又驚又怒，嗤嗤，再射兩箭，中在虬髯漢的身上，仍舊是照樣畫葫蘆，對方身子一縮一脹，便把羽箭甩落沙地，虬髯漢連頭也不回，自斟自飲，這時候其餘的馬賊也陸續到了，足有五六十四騎馬，圍在沙丘面前，成了一個半環，虬髯漢突然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老子在這裡飲酒吃肉，滿

身自在，你們却射了這幾支箭來，是不是打算替我搔癢？」

衆馬賊不禁大譁，有幾個生性梟强的，立卽拔出馬刀，正要縱身上前。虬髯漢陡的狂笑道：「雪夜圍爐，何等風雅，你們這班俗物，却來大煞風景，來來，每人吃一點東西吧！」口說着話，手底下並不閒，把竹筷向鍋裡一抄，朝着外邊一甩，只聽見拍拍拍拍幾响，搶先跳下騎馬的四個馬賊，哎喲連聲，向後跌倒，其餘的馬賊急忙定睛看時，不由嚇一大跳！

原來那虬髯漢子打過來的東西，不是甚麼暗器，更不是石塊彈丸這一類硬物，竟然是火鍋裡用筷子夾起來的幾個肉丸子，居然被他當作暗器使用，打了出來，別看是幾個肉丸，在那虬髯漢子竹筷一甩之下，比起鐵彈還要强勁，四顆肉丸分別打中四個馬賊的腮頰，打得面孔開花，鮮血迸流！衆馬賊不禁又驚又怒，紛紛跳下坐騎，高聲叫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這傢伙使用妖法，咱們大家一齊上前，把這老不死宰了！」

江逢春看見馬賊蜂湧而前，就要下去助戰，史劍虹一拉他的衣角，叫道：「且慢！」他知道這老年的蒙古人，必定能够打發那些馬賊，何勞自己出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虬髯漢用竹筷打出四顆肉丸之後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爲了打發幾個狗賊，却少了許多東西吃，眞正不值，不如賞他幾根骨頭吧！呀！我吃的是駝峯，沒有骨頭！」話未說完，兩個馬賊已經由後面撲上來，刀光一閃，兩柄馬刀挾着勁風，猛向虬髯漢摟頭蓋頂砍到！

虬髯漢坐在地上，全然不動，連頭也沒有抬，等馬刀砍離頭頂，不到一尺，突然在地上一旋身，屁股沒有離地，已經反閃到兩個馬賊的背後，右手長臂一伸，同時抓住了他們腰背後面的「鳳尾

穴」，這兩個馬賊立即哎喲一叫，通體痲痺，虬髯漢振臂一拋，那兩個被揑中穴道的馬賊，頭下腳上，淩空翻了一個觔斗，飛跌出去，說也湊巧，撲通咕冬兩聲，撞在兩個持刀撲來的馬賊身上，這兩個馬賊也撲通跌倒了！四個人變成滾地葫蘆！史劍虹暗裡喝采道：「好手法！」

但是馬賊四方八面的衝過來，虬髯漢剛才擲出兩個馬賊，右邊又有四個馬賊分別撲上，虬髯客冷笑一聲道：「死而不悟！」單手一揚，指頭彈處，兩根竹筷像脫弦之箭，活聲飛出，分別點中兩名馬賊的「神藏穴」，撲通倒地，跟住小臂一圈，一掌拍出，掌風到處，又把另外兩名馬賊掃得跌個沒頭觔斗，沙塵揚起，虬髯漢高聲叫道：「我這一鍋東西吃不成啦，索性請你們吃了吧！」霍地站起身來，史劍虹江逢春兩人，這時候才看出那蒙古虬髯漢的身材偉岸異常，這一站起，比任何人高出半個頭，他單臂向灶上一抄，拿起那一口煮着駝肉的鍋子，這時候駝肉已經吃得差不多，沒有甚麽剩餘了，却貯了大半鍋的肉羹湯水，虬髯漢就把這鍋熱湯向衆馬賊迎面一潑，這一潑並不打緊，把那些馬賊淋得叫苦連天！後退不迭！

因爲這一鍋肉湯在火爐上足足熬了半個時辰，熾熱得像沸水一般，虬髯漢這一澆出來，眞個非同小可，先排的十幾名馬賊，個個吃熱湯淋個正着，頭面手腳燙起了無數的漿泡，其餘的那裡還敢再上前自討苦吃？吶喊一聲，紛紛四散鼠竄，至於那些被虬髯漢跌倒和燙傷的馬賊，更加魂飛魄散，轉身便跑，只剩下兩個被竹筷點中穴道的馬賊，眼睜睜的躺在沙上，動彈不得。虬髯漢驅散馬賊，由始至終，只用一隻右手，至於那隻左手，仍舊用麻繩反剪，掛在肩背後面，原封不動，他不禁得意之極，呵呵一陣狂笑，笑過之後，方才邁步上前，照那兩個馬賊的腰背後，各自踢了一腳，一踢之下，這兩

個馬賊穴道解開，手腳恢復活動，虬髯漢向他們喝道：「快滾！這一次姑且饒恕你一遍，下次撞在我的手裡，便沒有這樣便宜，我呼倫齊決沒有饒人兩次的，知道沒有？」這兩個馬賊急不迭忙的由沙裡爬起身來，抱頭飛跑，虬髯漢望着他們跑遠，方才扭轉頭來，叫道：「胆小的傢伙！快下來吧！馬賊被我趕跑了哩！」

話未說完，沙丘上人影一幌，史劍虹已經飛身跳下來，笑道：「老前輩果然絕技驚人，佩服佩服！」那虬髯客本來是多年來隱居大漠的一位異人，脾性古怪，他倒綁着自己一隻左手，本來有一段傷心的往事，看見史劍虹由幾丈高的沙丘頂上，飛掠下來，輕如片葉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可是不旋踵間，醒悟過來，勃然大怒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原來這些馬賊是你勾來的，他要找你晦氣，你拿我來做擋箭牌，滿口胡說，又說自己怎樣不懂武藝，小子！你由沙丘上跳下來的輕功，不是過得去嗎？你在我面前裝出不懂得武功的樣子，由我頂槓，害得我白白不見了一鍋肉湯，小子！」話未說完，舉手一掌，向史劍虹面上打去。

這一掌的來勢，快捷無倫，可是史劍虹也是名家子弟，那裡能够被他打着，扭身一閃，呼倫齊打了個空，氣得虬髯倒豎，哇哇怪叫說道：「好哇！原來你這小子還有這樣矯捷的身手，更好沒有，來來來，咱們決個勝負！」他硬要逼史劍虹出手，史劍虹委實不願意跟對方動武，因爲一來他看見呼倫齊剛才打退馬賊的手段，知道對方武功造詣，遠在自己之上，如果跟他動手，必定自取其辱，二來他打退馬賊，不管怎樣，也是自己恩人，那裡能够恩將仇報，和他動手？不過呼倫齊咄咄逼人，自己一定要想個法子和緩一下，史劍虹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笑道：「老前輩要迫我獻醜嗎？本來應該從

命，可有一件，我爹爹教我武功時候，千般吩咐，叫我不要跟殘廢的人動手哩！」

呼倫齊愕了一愕，問道：「甚麼不跟殘廢人動手，胡說八道，我是殘廢人嗎？」史劍虹大笑道：「怎的不是，你好端端把一隻左手綁起來，只用一隻右手打架吃飯拿東西，不是殘廢人是甚麼？有手等於無手，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，怎可以跟一個缺臂少腿的人動武呢！」呼倫齊濃眉一豎，桀桀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怎的要綁起一隻左手呢，老實向你說一句吧！許多年前，我因為做錯一件事，殺掉了一個同門師弟，這件事說起來，萬事盡由女色開始，那時候我和一個師弟、一個師妹拜在蒙邊一位大俠的門下……」史劍虹立即截住他的話頭道：「哦，尊師何人，他老人家叫甚麼名字呢？」呼倫齊暴聲喝道：「住口！你又要向我查起家宅來了！我被這一位大俠逐出門牆，他趕我的時候，再三的諄誡我，不許我叫他做師傅，更不准我藉着他的名頭在外面招搖，小子，你不用問！」史劍虹只得住口，呼倫齊又接着說下去道：「我那位師妹生得很有幾分姿色，俗語說得好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日子一久，我和師弟兩人一齊愛上了她，大家由同門變了情敵，勾心鬥角，為情顛倒，我那位師妹呢？其實她另有意中人，對我們兩個人一個也不愛，只是抱着遊戲三昧的態度，今天跟我親熱，和我師弟冷淡，明天跟我冷淡，和我師弟親熱，這樣撲朔迷離，似有情又像無情的，把我們師兄弟玩弄於股掌之上，可笑我們做了寃大頭，兀自懵然不覺，過了半年，大家忍不住了，我居然跟師弟訂了一個約會，互相比武，決定輸贏，那一個打贏的，便娶師妹為妻，敗的一面要自動退讓，不得反悔，這樣我們就在阿爾泰山之巔，展開了一塲功力悉敵的生死戰！」

史劍虹聽了這段話，不禁駭然，心想女色禍人，如此厲害，自己小時候聽見過父親說天池三怪的

故事，三怪之一的天殘叟，早年就是着了師妹錢月霞之騙，自斷一臂（經過見拙著「西域飛龍傳」）弄得終身殘廢，看來這一位呼倫齊，他的際遇也跟天殘叟差不多哩！呼倫齊又再說下去道：「咱們在阿爾泰山巔頂比武的時候，決定盡展所學，拚鬥三塲，第一塲比拳脚，第二塲比兵刃，第三塲鬥暗器，每天比鬥一塲，一連三天，那個能够在這三塲裡面佔勝兩塲的，就算打贏，當時咱們訂了比武規矩之後，擊掌立誓，第一天開始比鬥拳脚，大家都是用師傅傳授的大力金剛手和萬勝連拳，翻翻滾滾，由晨至午，拚鬥了二百多個回合，我師弟突然用了一個『墮馬勢』，故意露出破綻，我以為有機可乘，立即使了着『金剛抱琶』，一掌揮去，那知却被我師弟用了着『伏虎勢』，搭住我的掌緣一圈，當堂跌了一個觔斗，這樣一來，第一塲比武我已經輸了！」

江逢春這時候也由沙丘下來，聽了呼倫齊所說的武學名詞，不禁心中一凜，想道：「萬勝連拳是終南派鎮山的拳法，大力金剛手是北方番子門的絕技，這蒙古人的師傅，難道是終南派一位名宿嗎？」且不說他這樣的想，史劍虹少年好事，看見呼倫齊說到這裡，頓了一頓，立即問道：「哦！第一塲你比輸了，第二塲呢？又怎麼樣？」呼倫齊道：「我因為一時疏神大意，比輸了第一塲，當然心心不忿，第二天比鬥第二塲，我用一柄馬刀，我師弟呢，却用一柄寶劍，兩下裡更不打話，刀劍交加，便自動手，這一塲兵刃搏鬥，比起昨日拳脚相搏還要來得劇烈，由早至午鬥了二百多合，大家稍息片時，吃了一點乾糧，當做午飯，又再起來打架，由午至暮，再鬥二百多個回合，到了晚上，我向師弟說今天夜了，未決輸贏，還是明天再比吧，我師弟決意不肯，他要踏月夜戰，我祇好順從了他，再吃一些乾糧，當做夜飯，起來再鬥……」

史劍虹插嘴道：「你祇說了半天跟師弟比鬥，可沒有說明你用甚麼刀法，你師弟用什麼劍法呀！」呼倫齊笑道：「我眞個忘記了，我用的是師傅萬勝刀法，我師弟使的是靑萍劍！」史劍虹和江逢春不禁恍然，這呼倫齊的武功是終南派一脈，祇聽見他再說下去道：「我師弟的靑萍劍法，總共三百六十五路，這路劍以天矯靈活見長，在我師弟手裡施展開來，綿密無比，宛如一片劍網，我的萬勝刀法雖然猛惡迅辣，也奈何不了他，兩下裡一邊打着，我一邊想法子，昨天已經敗了一場，如果今天晚上比兵刃再敗，那就是輸定了，師妹也要投入他的懷抱，我在一急之下，臨時想出一着險招，暗中把金剛手勁力，運到握刀手臂之上，陡的一聲大喝，用了着『雲鷹三舞』，刷刷刷，連砍三刀，我師弟看見來勢迅猛，立即退避，誰知道我突然刀交左手，當胸就是一掌，使了着『金剛打傘』，猛劈過來，我師弟以為我用『雲鷹三舞』，厲害煞着一定是在這連環三刀之後，誰知我捨刀而用掌，這一下出乎意料之外，他連忙用了個『退步跨虎』，正要出掌相抵，我却在這時候把手掌一收，化虛為實，左手刀貼地掃去，施展『伏地廻堂刀』法，颼的一响，砍向他的足踝，我師弟大吃一驚，趕忙向上一跳，刀光閃處，竟把他的後靴跟砍了下來，總算贏回一陣，到第三天晨早，咱們師兄弟兩個人，開始了第三場比武！」

呼倫齊說到這裡，面上現出黯然之色，史劍虹知道他所說一生人做錯一件事，必定是在第三場方面，故意說道：「不用說啦！第三場一定是你比輸了，你師妹也給他娶了去啦，是與不是？」呼倫齊道：「胡說！我們第三場比鬥暗器，我用的暗器是鐵菩提子，我師弟用的暗器是百合蓮子鏢，各人跳上一株大樹上，你一鏢來，我一彈去，隔着大樹拋擲，那一個身上中暗器，或者是由樹頂翻跌下來，

雙腳着地的就算輸，兩個在樹上兎起鶻落，翻騰來去的比了個多時辰，大家拋擲了三四十支暗器，誰也打不着誰，比到晌午，我陡的想出一個法子，趁我師弟一支蓮子鏢劈面飛來的刹那，用聽風接箭法，一把撮在手裡，却裝做中鏢的樣子，哎喲一叫，由橫椏跌了下來，我師弟不禁大喜，由樹頂探身出來，那知道我中鏢是假，誘敵是眞，身子剛才掛落，兩腿突然一分，勾住了另外一根橫枝，左手的蓮子鏢，右手的鐵菩提，雙雙發了出去，我師弟猝不及防，先吃鐵菩提子打中額角，撲的一响，皮破血流，左手的蓮子鏢接着飛到，嗤的一响，打中他的咽喉，當堂嗚呼哀哉，送了一條性命！」

江逢春史劍虹兩人聽到這裡，不由打了一個寒顫，異口同聲說道：「哦！你這一鏢當眞把他打死了嗎？」呼倫齊神色慘淡的低下頭來，說道：「怎不當眞，我這一鏢貫穿他的咽喉，血如泉湧，我趕忙由樹上飛身跳落，扶起他時，師弟已經氣絕身死，我痛恨自已出手太辣，後悔無已，正在欲哭無淚的當兒，猛覺頸皮一緊，背心給人一手抓住，像老鷹捉小雞也似的提了起來，我連忙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我師傅，他立即把我抓回洞府裡，問明了一切根由，大發雷霆，他老人家罵我們師兄弟兩個人都是蠢才，師妹由十六歲起已經許配給崑崙派一位少年俠客，我們兩個完全是自作多情，寃枉相思，鬧出了這一幕兄弟鬩牆，手足殘殺的慘劇！總而言之，兩個都是罪無可赦，我師弟死了不用提，我自已却要被逐出門牆，從今以後，不准認他老人家是我的師傅！我痛哭了幾場，請師傅老人家饒恕，可是他令出如山，不肯收回成命，終於把我轟了出來，由這天起，我便流浪在江湖之上，四海為家，萍踪飄泊！」

呼倫齊說到這裡，聲音有些哽咽，頓了一頓，又再說下去道：「我在沙漠流浪了整整三個年頭，

忽然聽到一個消息，就是關於我師傅的，我師傅說我雖然逐出門牆，如果誠心悔改，在外面積下善功的話，還可以有希望返回阿爾泰山，再列門下，我聽了立即想起一個主意，為了表示誠心悔改，我決定把自已的左手綁起來，因為我當年是用左手發鏢把師弟打死的，所以賭咒罰自已從今以後，不准用左手跟人動武，寧可缺少一隻手臂，忍受獨臂做事的痛苦，希望他老人家鑒察我一點苦心，不究既往，給我一次自新的機會！」他說到這裡又窒了一窒，突然大聲說道：「小子！我的話說完了，你聽清楚沒有，快快跟我動手，不然的話，我可要對你不客氣了！」

史劍虹哈哈大笑起來，搖兩搖頭，說道：「哦！原來你為了這樣不用左手的嗎！那麼，我更不能够跟你打架啦！」呼倫齊一聽之下，勃然大怒起來，喝道：「小子胡說，我不用左手跟你有甚麼相干？怎的不能够跟我比武？」

小英雄笑了一笑道：「老實說一句吧！我剛才看了你力戰馬賊的身手，說一句良心話，我的本領萬不如你，如果雙手齊來，我一定打你不過，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如果你祇用一隻手跟我比鬥，哼哼，恐怕你要跌觔斗落敗！」呼倫齊大怒喝道：「胡說！」

史劍虹道：「甚麼胡說！你如果迫我動手，我一定用兵刃，你看這個！」他說着錚的一响，把斷虹劍拔出鞘外，呼倫齊是個本領高强的人，當然識貨，他看出這少年使用的寶劍，竟是一柄斷金切玉的寶刃，不禁心頭一凜。史劍虹道：「我一使出寶劍來，你祇用一隻單手，可以尅制了我的寶劍嗎？萬一傷了你時，我跟你無寃無仇，於心何忍，與其這樣，不如不動手吧！」

呼倫齊聽了史劍虹這番話，不禁呵呵大笑起來，响如洪鐘，祇聽見他笑了一陣，說道：「小子！

眞個是伶牙俐齒，絕不饒人，很好，來來來，我說過的話不能不算數，一定要跟你動手，不過話得要說回來，我仍然用一隻手跟你過招，不過遇到危險的時候，每一個人都有自衛本能，我綁着的左手自然出動，總而言之，祇要你迫得我出動左手拆招，我呼倫齊就佩服了你的本領，大家好好交個朋友，你意下以為如何？」江逢春在旁邊聽了，覺得十分可笑，這樣比武眞個是新鮮特別，不過他担心史劍虹的年紀青青，功力還不曾够火候，呼倫齊的本領，却是深不可測，剛才祇用一隻右手，也把馬賊打得落花流水，恐怕史劍虹連他的單手也抵禦不了！那知道史劍虹哈哈笑道：「若果是眞刀眞槍、實拳實脚的比武，我一定不是你的敵手，可是要你動用左手，那有何難？我祇要使三招，就要迫你動用左手了，你相信不相信？」

小英雄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不但江逢春大吃一驚，連呼倫齊也旣駭且怒，他自從離開師門以來，雖然綁了一隻左手，也一樣橫行朔漠，所向無敵，史劍虹說三招便可以迫得自已動用左手應敵，眞個太兒戲了！呼倫齊仰天狂笑道：「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祇要用三招便可叫我用左手？好，你來試試！」史劍虹道：「你不信嗎？我立即試給你看，可有一個條件，祇准我向你進攻，你却不能還手，祇以三招為限，如果三個回合之內，還迫不着你動用左手，我也擲劍認輸了！」

呼倫齊雖然年逾四旬，童心仍在，他哈哈一笑道：「很好，我就不向你還手，你進攻吧！」史劍虹道：「很好，江老前輩，你做公証！」話未說完，小英雄把斷虹劍一晃，嗤聲風响，施展雷電披風劍法，一招「雷神貫木」，向呼倫齊左邊胸口猛刺過去！

呼倫齊見史劍虹招數一出，劍帶風雷之聲，心裡暗吃一驚！想道：「看不出這小子年紀青青，劍

法竟有這般造詣！」他立即向右一偏身，使用鷹爪門的擒拿功夫，「雲龍探爪」，倏的向下一攫，抓拿敵腕，呼倫齊這一拿捏，十分穩準，可是史劍虹的變招比他還快，倏的一翻手腕，使出母親傳授飛龍劍的「雲龍曳尾」，斷虹劍青鋒一轉，砍向呼倫齊下盤雙足，如果這一柄劍是普通鐵劍，呼倫齊拿捏之勢必定向下直落，可是史劍虹用的却是斬金削鐵的斷虹寶劍，他那裡敢拿肉掌去挨劍鋒？祇好聳身向上一跳，那知道史劍虹的劍招又變，使用瀟湘仙子傳授的「玄玄劍」，劍光一穿一繞，「玉樹連枝」，由底下翻上來，直砍呼倫齊綁着的左掌，這下眞稱得起「攻敵之所必救」，呼倫齊不論向左竄或是向右邊閃，也躲不開小英雄這一劍，如果左手仍舊原封不動，整隻手掌非要給他切下來不可！呼倫齊心中一急，「繃」的一响，掙斷了綁着左手的草繩，左臂向上一抬，讓過劍鋒，右掌砑的穿出，使了一着「金豹探爪」，打中史劍虹的肩頭，小英雄砑的一聲，摔出五六步外，可是他把手中劍一點地上浮沙，立即跳起身來，沒有摔倒在地！江逢春大笑道：「小兄弟打嬴啦！他這回要用左手了！」

如果就武功比較起來，呼倫齊要比史劍虹高出了幾倍，不過這次比鬥，史劍虹機警逾人，三招之內，接連用了雷電披風劍、飛龍劍、玄玄劍三種不同的劍法，叫對方無從捉摸，而且連環出手，一氣呵成，結果不負所託，把呼倫齊「終生不用左手比武」的諾言打破，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倘若小英雄用的不是斬金切玉的寶劍，或者祇用一套劍法來對敵，那就不能够奏功哩！呼倫齊氣得目定口呆！他站在當地發怔了一陣，突然仰天大笑起來，一個虎撲，衝上前去，把史劍虹抱住，叫道：「好小子！我服你了，來來來，咱們再飮三杯馬乳酒，交個朋友！」

江逢春看見呼倫齊偌大年紀，虬髯繞頰，還是大孩子的脾氣，暗裡覺得可笑，祇見他抱着史劍虹

史劍虹一招「玉樹連枝」直砍呼倫齊綁着的左手，攻敵之所必救，迫他動用左手。

在浮沙上大跳特跳了一陣，方才放開雙手，看看地上裝馬乳酒的皮筒，經已空空如也，原來喝個清光了！呼倫齊皺眉道：「我今天剛剛交了好朋友，怎的一滴酒也沒有，眞是掃興！」他又向史劍虹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的本領雖然比我不上，可是聰明機智在我之上。咱們兩個人如果聯起手來，遊騁大漠，沒有一個人是咱們敵手，啊！我想起一個主意來了，你如果不嫌我老，咱們就拜把子，結成生死兄弟如何？」原來從前的人如果覺得意氣相投的，一定換帖拜把子，結爲異姓兄弟，生死不負，這種風氣在春秋戰國以後，尤其最盛，例如劉關張桃園結義，千古傳爲美談佳話，呼倫齊是蒙古人，不失耿直本色，開口說要跟史劍虹拜把子，史劍虹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老前輩何出此言，我跟你相差二十年，怎可以拜把子，大叫人笑話哩！」

呼倫齊把面一沉，說道：「那一個敢笑話？相差二十年便不能夠拜把子嗎？古人有一句俗語，叫做忘年之交，你不會聽過嗎？老實說一句吧！你跟不跟我拜把子？不肯的話，咱們再來比武！」史劍虹又好氣又好笑，他想呼倫齊性情耿直，俠義心腸，正是自已同道中人，跟他結拜也無不可，反正多一個朋友幫忙自已，又何樂而不爲呢！史劍虹主意既定，點點頭道：「大哥既然不棄，小弟遵命便是！」呼倫齊不禁大喜，馬上由行李裡取出一隻碗來，又把水囊解開，倒了半碗清水，說道：「來來來，小兄弟，咱們效法古人，來一個揷血爲盟，生死不負！」史劍虹慨然答應，兩個人一齊把衣袖捲起來，引匕首自刺臂腕，流出鮮血，讓血滴入碗裡，碗水變了淡紅顏色，大家喝了一口，當天立誓已罷，東方天際已經微明，呼倫齊道：「好！由今天起，咱門是生死兄弟，大家來歷不必隱瞞，我先把身世向你說！」

第十二回：曠野刦囚父子慶重圓

原來呼倫齊本身是個蒙漢混血兒，他的父親本來是宣化府（即是今日的張家口）的漢人，販賣牛馬；後來到了蒙古漠外，娶了一個蒙古女子，就在烏里雅蘇台城住了下來，不久生下一個兒子，就是呼倫齊了，呼倫齊生下第七年，他父親到庫倫去販牛馬，經過瀚海沙漠，遇着馬賊，不但把財物搶個清光，還把他父親一刀殺死，呼倫齊的母親痛哭丈夫，傷心過度，不到半年，也自一命嗚呼，呼倫齊雖然小小年紀，已經懂得人性，他知道父親被馬賊殺死，立誓學成本領，始終要有一天，把爲害沙漠刦殺商旅的馬賊完全剷除，呼倫齊做了孤兒之後，替人牧羊，生活雖然顚沛困苦，念念不忘學本領，整天在曠地裡舞鞭弄棒，叱喝跳躍，煞有介事的練功夫，人人笑他是個儍子，有一年，隱居阿爾泰山的終南派大俠徐天鶴有事下山，經過烏里雅蘇台的郊外，看見呼倫齊無師練武，好奇心起，上前詢問，知道了他一切，徐天鶴見這小孩子根基不凡，自已遨遊江湖半世，一身絕技還沒有衣鉢傳人，便把呼倫齊收了下來，帶上阿爾泰山傳授武藝，呼倫齊彷彿天生下來，便跟兵刄拳脚有緣，一學起本領來，突飛猛進，徐天鶴十分高興，他接着收了一男一女兩個徒弟，男的叫苗子建，女的叫練紫霞，就是呼倫齊剛才對史劍虹所說，師兄弟兩人暗戀的師妹了！苗練二人入門不到十年，便發生了以上師兄弟鬩牆的慘劇！呼倫齊用暗器殺斃了師弟苗子建，闖出彌天大禍，徐天鶴一怒之下，便把呼倫齊逐出門牆，呼倫齊痛悔之餘，深自引咎，決意廣積善功，就在沙漠裡面縱橫來往，一遇見了馬賊，他立即

迎上前去，大殺特殺，不到半年工夫，居然被呼倫齊以一個人的力量，在沙漠裡殺死馬賊七百多人，把蒙古杭愛山大漠南北各馬賊殺得心胆俱寒，望風遠避，一般人還給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名叫做「沙漠龍」，即是說他行踪飄忽，來去有如神龍的意思，這一年來，呼倫齊在蒙古縱橫馳騁，不曾遇過敵手，覺得索然無味，便自離開蒙古，到了新疆，那知剛才到新疆不久，便跟史劍虹遇上，這就是呼倫齊的出身和經過。

史劍虹也把自己姓名來歷說了，他還說自己和江逢春兩人，都是被仇人追踪着，自己被癲道姑苦苦跟尋，江逢春呢，却被黑陰手奚振寰加搜索，兩個人連結在一起，同病相憐，還要找尋自己失踪的妹子，（史劍虹還不曾返回天山，當然不知道自己的妹子史凌霜已經被狄鵬舉拯救脫險，回到父親那裡。）眞個是苦不堪言，呼倫齊一聽之下，不禁義形於色，拍了拍胸口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今後是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對頭就是我的對頭，來來來，我和你先找着鐵閻羅那班馬賊，先把他殺一個落花流水再說！」

原來呼倫齊一生最恨馬賊，他聽說鐵閻羅康成澤這一班人，吃了史劍虹的大虧之後，發出綠林令箭，邀請天山南路各幫馬賊到北疆來，向史劍虹大舉尋仇，不禁熱血沸騰，就要找着鐵閻羅手下一班馬賊，殺他個痛快淋漓，史劍虹一顆心却放在失踪了的妹子身上，並不急於要跟馬賊作對，他聽見呼倫齊這樣一說，雖然不大贊成，可是回心一想，沙漠裡的馬幫，沒有固定巢穴，出沒無常，來去飄忽，自己何不答應了他，一同結伴行走，到處訪尋自己的妹子呢！小英雄立即點了點頭，呼倫齊不禁大喜，他又向江逢春道：「老兄弟，你跟着俺們走吧！如果那姓奚的寃魂不息，要糾纏你，撞在我的

手裡，立刻一掌拍碎了他的腦袋！」史劍虹暗笑呼倫齊快人快語，江逢春却大喜稱謝，呼倫齊把地上一切東西收拾好，忽然向史劍虹道：「小兄弟，勞煩你再把我的左手綁上！」

史劍虹雙眉一豎，說道：「大哥，小弟有一句不入耳的話，不知你聽不聽！」呼倫齊道：「哦！賢弟請說！」史劍虹道：「你把左手綁上，無非是懷念已故的師弟，表示懺悔，可是打死你師弟的，並不是你的左手，却是你自己本人，如果你表示後悔，那就應該自殺！」呼倫齊愕然道：「哦！不錯，我應該要自殺！」

史劍虹道：「我不是要你現在自殺，自殺應該在師傅面前，你既然決心廣積善功，贖回前愆，何必要綁起一隻左手呢！用右手殺人跟用左手有什麼分別呢？」他這幾句話把呼倫齊點醒過來，彷彿暮鼓晨鐘，如夢初覺，這位蒙古大俠立即掄起拳頭，搥了一搥自己的腦袋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！你說得對！我不應該綁我的左手，應該左右手一同運用，做多一點俠義救人的事！」史劍虹道：「對了！咱們一齊動身吧！」江逢春立即到附近找回自己和史劍虹兩人的坐馬，沙漠龍呼倫齊雖然沒有坐騎，可是他在沙漠裡面來往，從來不用牲口代步，只靠兩條腿脚，三個人會在一起，直向無邊大漠進發。

一路上有話則長，沒話便短，呼倫齊史劍虹江逢春三人在沙漠裡走了三天，史劍虹在路上見了牧人，便向他們查詰有沒有見着一個年青漢人女子，以及鐵閻羅一班馬賊的下落，但是三天過去，一點消息也沒有得着，到第四天早上，他們來到奇台縣城東面的草原上，忽然看見迎面沙塵滾滾，牧人迤邐逃奔，他們有的驅着牛羊牲口，有的收拾帳篷用具，這一簇牧人扶老携幼，足有二百多人，向着南方走避。

史劍虹吃了一驚，連忙上前問道：「列位這樣匆忙，到那裡去？是不是前面有了馬賊！」一個年老牧人答道：「不是馬賊！是比馬賊更兇的滿洲韃子兵哩！」原來滿清征服了回疆之後，回部每一個酋長都要向清朝皇帝進貢牛羊財貨，回疆每一個重要城鎮都駐了清兵，清兵在草原上强買强賣，白吃白拿，已經變了家常便飯，最令人髮指的，就是經常把牧民的妻女擄去淫辱，（所以由乾隆征服回部起，到晚清同治光緒止，西北「回亂」始終此伏彼起，連綿不斷，就是清朝官吏對回民採取高壓的緣故。）故此每逢大隊清兵過境，草原上的牧人不管這些清兵有沒有軍風紀，立即空羣遠避。史劍虹自小時起便聽見父母說清朝統治中原之後，壓迫殘殺漢人的故事，對滿清的一切十分憎恨，呼倫齊是蒙古人，當然對滿清也沒有好感，大怒說道：「滿洲韃子又來縱兵殃民了！咱們立即過去看看！」

三個人放過了牧人，迎着來路走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剛才走出四五里路，地平綫上灰塵滾滾，現出一隊清兵，足有二百多人，其中一大半還是騎兵，史劍虹好奇心起，立即由馬背上一聳身跳下，跑到一座沙丘頂上，居高臨下，向着遠處一望，小英雄的眼力十分銳利，彷彿看見清兵隊伍裡面，押着一架囚車，史劍虹恍然大悟道：「啊！原來是押解人犯！」他立即走下來，向呼倫齊說道：「大哥，沒有甚麼，不過是押解犯人過境罷了！」呼倫齊說道：「哦！原來這樣，用不着管他娘，咱們走吧！避開他們的正面便是！」江逢春心中一動，他記掛着自己的兒子江虎兒，向史劍虹說道：「小世兄，你不是找尋令妹嗎？清兵押解人犯經過，大有可疑，咱們過去探聽一下！」

史劍虹道：「對！」呼倫齊性情耿直，一看見史劍虹點頭，立即撒開兩腿，疾如奔馬也似，迎着清兵跑去，史劍虹不禁大驚，連聲叫道：「大哥！大哥！」他本來打算暗中跟隨在清兵的背後，到了

晚上，等清兵安營或者是投宿驛站戍所時，趁着夜色掩護，暗裡打聽，那知呼倫齊這樣莽撞，逕自跑去！史劍虹儘管高聲叫喊，他却是充耳不聞，小英雄暗裡叫苦道：「苦也，這次一定闖出大禍哩！」

押解囚犯人的正是一名滿清的參將，名叫做伊里布，他坐着一匹黃驃馬，橫着一柄截頭大刀，他看見一個虬髯繞頰的蒙古人，朝着大隊跑來，立即把大砍刀一揚，高聲大叫：「那裡來的大胆小子，居然闖犯官兵，快快站住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呼倫齊的奔跑比起駿馬還快，就這幾句話的工夫，已經到了伊里布的馬前，長臂一伸，左手抓住伊參將大砍刀刀桿，右手劈胸一把，已經抓住伊里布的勒甲絲縧，向外一拖一扯，將他抽離馬鞍，朝着地上用力一摔，這一下伊里布吃足苦頭，因爲他全身穿了鐵甲，擲向浮沙之上，把骨頭撞得疼痛無比，伊參將忍耐不住，哎呀一聲怪叫！

清兵看見呼倫齊一舉手投足之間，便抓了自己的主將下馬，不禁大驚失色！紛紛舉起刀鎗上前，就要援救，呼倫齊却把伊參將由地上抓起來，提着雙腿一甩，伊里布的身體當堂在空中滾了半個圓圈，嚇得他魂飛魄散，連聲大叫：「小將有眼不識泰山，英雄饒命！」

清兵看見主將這樣一喊，那裡還敢近前，只好站住脚步，史劍虹江逢春縱馬過來，清兵還要阻攔，史劍虹聳身向下一跳，斷紅劍錚的出鞘，迎着清兵刀鎗一絞，只聽見一陣叮叮噹噹，斷金戛玉的聲响，刀鎗一挨劍鋒，立即斷成兩截，衆清兵魂飛魄散，紛紛讓開，史劍虹高聲叫道：「你們押解的是什麼人？快說！」

小英雄這樣一喝，衆清兵噤若寒蟬，沒有一個人胆敢回答半句話，因爲清朝法制，提解犯人的官差兵弁，在路上要保守秘密，絕對不能够向外邊洩漏有關犯人本身一言隻字，這些清兵個個害怕答了



他們發現前面路上有一隊淸兵經過，呼倫齊隨卽飛奔跑去。

史劍虹的話，回去會被殺頭，所以沒有一個人胆敢回答半句，史劍虹看見淸兵面面相覷，啞口無言，正要喝問，呼倫齊已經不耐煩的說道：「兄弟，這些酒囊飯袋，個個是啞巴，你問他做什麼？打破囚車看個一淸二楚，還不乾脆爽快！」

史劍虹恍然大悟，自已新近結拜這位盟兄，眞正是莽張飛的脾氣，說做就做，絕不含糊，他立即把斷虹劍一晃，大踏步走向囚車，一名淸兵隊長要亮刀阻截，史劍虹斷喝一聲，劍光閃處，那隊長腰刀立即斷成兩截，小英雄左脚一起，把他踢了個大觔斗，這樣一來，其餘的淸兵便不敢攔阻了！史劍虹一直來到囚車面前，手起劍落，砍斷了駕車馬匹的繩子，接着展開斷虹劍，乒乒乓乓，砍斷了囚車的鐵欄柵柱，方才把車門一脚踢開，定睛看去，不禁愕了一愕，原來車裡坐的正是一個鬚髮斑白的中年人，史劍虹向他問道：「你是誰人？犯了甚麼大罪？爲甚麼官府要用囚車把你押送？」

那中年人由車裡站起身來，雖然帶着鐐銬，面上仍然現出一派安詳的神態，他向史劍虹施了個禮，正要開口說話，史劍虹猛覺這中年人十分面善，彷彿在那裡見過，他猛然醒悟過來，叫道：「你是不是狄浩川？三個月前，咱們在博律木齊堡到承化堡的路上，不是見過一面？」

囚車裡的犯人，果然是狄鵬舉的父親狄浩川！原來自從狄鵬舉公子冒夜逃走，用行動表示拒絕滿洲將軍女兒的婚姻之後，伊犁將軍薩布素十分憤怒，他聽了狄家下人的回報，乾笑一陣，便自作罷，可是不到第五天，薩布素將軍突然抓着了狄浩川一個把柄，說他在戍所裡，怨懟朝廷，譭謗皇上。原來狄浩川到了伊犁任所之後，飄蓬異域，少不免有所感觸，懷念着山溫水軟的江南，作了幾首詩詞，那知道薩將軍就拿着這些詩詞，說他譭謗皇帝，心懷不軌，要知道滿淸初年的康（熙）、雍（正）、

乾（隆）三代皇帝，最着重漢人的思想，爲了打擊漢人士大夫階級的反抗觀念，接二連三的興了許多次「文字獄」，例如淸初一代才子金聖歎，詠了兩句黑牡丹詩，「奪朱非正色，異種亦稱王」。淸廷的地方官便說他意存譏諷，說滿淸以東胡異族奪了朱家天下，把金聖歎斬首，又如康熙年間的戴名世「南山集」一本書中，有以下「明朝期振翮，一舉去淸都」「淸風不識字，何事亂翻書」「一把心腸論濁淸」的詩句，淸廷便說他有心煽惑老百姓，把戴名世全家斬首，歷史上稱爲「南山集案」，淸廷不但對一般讀書士人重重壓逼，不准他們有反對的思想，就是對一般在朝的官吏，也是監視重重，動輒得咎，雍正年間山西主考官查嗣庭，出了一個題目來考在庠貢生，題目是「維民所止」四字，這一句出自論語，十分平常，那知道雍正帝一見之下，勃然大怒，說查嗣庭大逆不道，譭謗皇帝，怎樣大逆不道呢？原來他說「維民所止」裡面的「維」字和「止」字，把雍正兩字去了頭，等於咒詛皇帝丟了腦袋，這還不該死嗎？他立即下令把查嗣庭全家抄斬！由以上幾個例子看來，可見淸初文字獄的嚴酷了！薩布素將軍因爲婚事不成，老羞成怒，竟然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，加在狄浩川的頭上，稟告層憲，上司一聽見狄浩川侮慢朝廷，那還了得，立即下令革除了他的宣慰使官銜，披枷戴鎖，釘在囚車裡面，押送烏魯木齊，等候聖旨發落，那知道離開伊犁城不遠，無意之中，遇着史劍虹截刼囚車，出了生天，不禁喜出望外！

狄浩川立即向史劍虹施禮道：「正是！犯官正是狄某！」他便把自已開罪伊犁將軍的經過說了一遍，史劍虹見過狄鵬舉，當下點了點頭，想道：「噢！想不到這姓狄的公子哥兒，還有一點骨氣！」

狄浩川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說道：「壯士，在一個月以前，我的犬兒到伊犁城外射獵，遇着颶風，救

回了一個漢人少女，那少女就是舍妹呢！」他把狄鵬舉巧救史凌霜的經過說了，史劍虹聽說自己的妹子已經脫險，不禁大喜，他對狄浩川父子本來沒有好感，可是聽見自己的胞妹給狄公子拯救生還，現在他的父親遇到災難，豈能坐視不救！史劍虹不假思索的向狄浩川說道：「老伯，我今日特地到來救你的，跟我走吧！」

狄浩川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壯士，你要把我帶走嗎？這不是犯了王法嗎？」史劍虹冷笑道：「王法值幾個錢一斤？狄老伯，和坤為了參奏他，把你貶謫到距離中土萬里的新疆，將你充軍遠邊不算，還要派相府的武士追踪到塞外，把你刺殺，你這一次得罪了伊犂將軍，又給押送烏魯木齊，聽候皇帝發落，現在朝上一切大權，完全由和坤一手包攬，他還不趁勢報仇，把你問一個斬決的罪名嗎？你到烏魯木齊一定要死，你跟不跟我走，任憑尊意！」狄浩川被史劍虹這樣一說，嚇出一身冷汗！他不迭連聲道：「好好！壯士，我跟你走便了！」

史劍虹立即回過頭來，向江逢春叫道：「你把馬牽過來，讓狄大人騎坐，跟着我們走路！」伊里布陡的大叫道：「沒用蠢才，犯人給人家刼走了，我們返回伊犂，那裡還有活命，快快把姓狄的殺死，不要叫這小子刼去……」他還要再說上去，呼倫齊心頭火起，罵了聲：「直娘賊！狗娘養的畜生！」他陡的伸出左手來，叉住伊里布參將的頭頸，使出金剛手勁，用手一拗，劈拍兩聲，硬生生的扭斷了這清將的頸骨，一命嗚呼哀哉！

伊參將這一死，衆清兵嘩然大叫，蜂湧齊上，呼倫齊大吼一聲，拋掉了伊里布的屍首，一個清兵舉刀向他砍落，呼倫齊把頭一低，砰的一聲大响，頭顱撞中這清兵的胸膛，胸骨盡碎，狂叫一聲，吐

血跌倒，又有一個清兵挺刀由後撲過來，直扎呼倫齊的腰肋，呼倫齊反脚向後一掃，這清兵慘叫一聲，雙脚脛骨竟被他這一腿之力，齊齊掃斷！這位蒙古大俠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詭異無匹，舉手投足之間，便打倒兩名清兵，其餘的兵弁不禁嚇一大跳！

這邊史劍虹江逢春兩人也不示弱，一左一右護住了狄浩川，衆清兵蜂湧而前，刀鎗競上，史劍虹大喝一聲：「讓路者生！阻擋者死！」斷虹劍劍光一閃，宛似神龍戲海，攻入清兵的人叢裡面，劍光到處，一連叮噹叮噹兵刄折斷的聲音，夾着聲聲慘叫，江逢春雖然斷了手臂，一隻手使動太極劍，劍光揮霍，比起史劍虹來，並不遜色多少，再配合了呼倫齊在人叢裡起落竄跳，飛舞攫拿，二百多名清軍，被他們三個人風捲殘雲似的一陣亂掃，不到頓飯工夫，死亡枕藉，草原上全是斷肢折臂，頭破腦裂的士兵，二百人差不多死傷了一大半！還有少數未傷的清兵，看見勢色不對，立即折轉身來，恨爹娘少生兩條腿，一溜烟也似的跑得沒影無踪！

史劍虹牽過清兵兩匹馬，叫狄浩川坐在馬上，又向清兵的屍身上，搜了多少食水乾糧，方才向呼倫齊說道：「大哥！咱們走吧！」呼倫齊皺一皺眉頭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帶着這個手無縛鷄之力的老書呆子，要把他帶到那裡去？」史劍虹道：「我妹子已經脫險了，她一定返回天山，我把這位老伯送到爹爹那裡，安頓了他，咱們兄弟兩人，然後再次到各處去，游俠江湖，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，大哥意下如何？」呼倫齊大喜道：「令尊是名重一時的武林俊彥，二十年前大戰清兵的英勇事蹟，直到今天，一般牧人還是有口皆碑，津津樂道，我呼倫齊正要跟他老人家識荆！閒話少說，現在上馬起程吧！」四個人一齊上馬，朝着天山進發。

那知道他們走不到十里路，塵頭大起，江逢春回頭一望，失色叫道：「不好！清兵大隊人馬追到！」史劍虹心中明白，這裡附近一定有清兵的汛營和戌所，剛才給自已殺散的清兵，一定跑去報告，所以不到半個時辰工夫，大隊清軍跟踪殺來，呼倫齊道：「不用着忙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淹，讓我跑上高阜看看！」他說着把坐馬一縱，跑上沙丘，極目向遠處一望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烟塵滾滾之中，無數清兵殺來，全是騎兵部隊，看來至少在二千餘人以上，呼倫齊暗裡着忙，如果憑自已和史劍虹兩人的武藝，清兵雖然有二三千人，也還可以保存自身，殺出重圍，可是多了一個獨臂負傷的江逢春，一個老邁無能的狄浩川，情形便不同了，怎樣能够保護他們殺出重圍呢？呼倫齊立即縱馬由土丘上跑了下來，向史劍虹叫道：「小兄弟，清兵來了二千多人，咱們怎樣應付？」

史劍虹眉頭一豎，說道：「那用得着管滿洲韃子來了多少！來一個殺一個！來兩個殺一對！」江逢春道：「世兄，敵衆我寡，硬拚不行，何況還有一個不會武的狄老伯，安危可慮，人馬雜沓時候，匹夫之勇決不可恃，咱們得要用計！」史劍虹問他用甚麼計？江逢春向小英雄的耳邊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史劍虹大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！大哥，咱們依計行事，迎着清兵衝過去！」

江逢春立即把狄浩川攙扶上馬，叫他伏倒在沙丘下面的土溝裡，自已拔劍在手，站在旁邊，負責保護，呼倫齊和史劍虹兩人鞭策着坐騎，風馳電掣也似的向前跑，跑不上一里路，已望見清兵人馬的影子，他們的身形也給清兵瞥見，刹那間嗖嗖連响，無數羽箭亂蝗也似的，接二連三飛到，史劍虹拔出斷虹劍來，展開雷電披風劍法，捲起一道青光，上邊護人，下面護馬，箭雨只一挨着劍光，立即跌落地上！呼倫齊呢？他應付弓箭的法子更加巧妙，弩箭近面飛來，不管射人還是射馬，呼倫齊的猿臂

一伸，便把弩箭接在手裡，有時候弩箭來得太多，接不勝接，這位蒙古大俠立即把身子向馬肚下一掛，或者是在馬背上竪蜻蜓，翻跟斗，有時候明明看見他全身離開馬背，眼見要摔到地上，呼倫齊却在千鈞一髮的刹那，一把抓住馬頸鬃毛，或者是馬尾巴，僅僅是這一點憑藉，立即一翻身軀，安安穩穩的坐回馬背上，清兵遠遠望見，不禁大駭！

清兵的主將名叫達洪阿，是奇台汛營的把總，他接到伊里布參將手下清兵的報告，犯官狄浩川被奸人刼走，伊里布也被對方殺死，達洪阿一聽之下，那還了得，立即點了二千馬軍，跑向出事地點，圍捕叛逆，可是趕到現場，只見滿地傷兵和死屍，還有一輛破了的空囚車，刼囚車的人已經鴻飛冥冥，不知到那裡去了？達把總在受傷未死的清兵口裡，知道了史劍虹逃走的方向，立即跟踪追去！他這二千鐵騎，完全是在沙漠馳騁慣了的勁旅，疾如飄風，不到一個時辰，便把史劍虹一行人追上，達把總喝令清兵向左右延翼，採取一字長蛇陣勢，向逃跑的人三方面包圍，那知道對方不但不逃，反而勒轉馬頭，向自已衝過來！達洪阿一驚非小！喝令手下士兵放箭，那知道史劍虹和呼倫齊兩人，冒着箭雨，策馬如飛，直向自已衝到。

達洪阿一挺手中渾鐵筆管鎗，正要拍馬衝前，冷不防側面烟塵滾滾，一匹駿馬拖着一條烟龍，自遠而近，馬上坐着一個又矮又瘦的老頭子，達把總不禁駭然，心中想道：「叛逆原來不止一個人，還有幫手！」剛要喝令士兵放箭，只聽見那矮瘦老頭兒向史劍虹厲聲喝道：「小子！你把姓江的收藏到那裡？快快過來納命！」

史劍虹認得來騎上的老頭子正是黑陰手奚振，他在托克托河旁邊，負傷逃去，却估不到他在自已

打算迎戰清兵的時候，突然出現！憑空添了這樣一個勁敵！史劍虹暗裡叫苦，他向呼倫齊道：「大哥，這傢伙是我的對頭，你替我把他打發，我迎戰淸兵去！」呼倫齊不假思索的回答道：「好！你放心吧！」兩腿一夾馬腹，潑刺刺衝上前，一邊縱馬奔跑，一邊伸手接箭，他向奚振喝道：「看你也是一個有頭有面的成名人物，怎的替滿淸當走狗？」奚振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放屁，那一個做滿淸走狗，叫姓史的小子過來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呼倫齊反手一甩，一支羽箭向奚振射了過去，這支箭是剛才清兵射過來他用手接的，只聽見錚的一聲輕响，兩支羽箭拂着奚振肩頭跌落，把黑陰手奚振嚇一大跳！原來有一名淸兵的箭手，不知道奚振是敵是友，一箭射向他的太陽穴，奚振只顧和呼倫齊說話，懵然不覺，沙漠龍手急眼快，立卽看了出來，把接自淸兵的箭掉轉頭來，用甩手箭法呼的擲了過去，恰好把這支冷箭對撞個正着，跌落地上！奚振出其不意，嚇出一身冷汗，呼倫齊笑道：「老朋友！你既然不是滿淸走狗，請你退在一旁，讓我們殺散滿洲韃子，方才算帳！」呼倫齊口說着話，手底下却不閒，長臂左揮右舞，頃刻之間，一連接了淸兵射過來三四支羽箭，奚振暗裡心驚，史劍虹居然有這一個好幫手，他把馬鞭一勒，叫道：「好！我犯不着乘人之危，也不給滿淸做幫兇，看你們打架便了！」說着勒轉馬頭，向側面潑刺刺的直跑出去，呼倫齊哈哈大笑，另外一邊，史劍虹已經跟達把總交上手，原來小英雄看見呼倫齊擋住奚振，一顆心立時放下，他看見一個翎頂輝煌的淸將，指揮淸兵用弓箭向自己連珠發射，心中想道：「擒賊先擒王，射人先射馬，弄翻了這滿洲韃子再說！」立刻把坐下馬一催，鼓勇衝前，達把總見這少年向自己攻到，更不打話，刷的一鎗，「蒼龍入海」，向史劍虹當胸刺來，史劍虹不慌不忙，在馬上一幌身，斷虹劍寒光閃處，貼着鎗桿一捲一抹，這一下名叫

「金蛟剪尾」，專用來尅制鎗棍，敵人功夫稍爲不到家，連手指也要給劍鋒割斷，達洪阿吃了一驚，立卽圈轉馬頭，手中鎗往回一撤，僥倖地躲過這一招，史劍虹靑鋒一引，「電光三現」，嗤嗤嗤，一連三劍，三朶劍花同時飛出，向達把總刺到，達洪阿喪胆亡魂，在馬上使了個「鐙裡藏身」的招數，彎腰向左邊一個大傾側，只聽見刮的一聲暴响，頭頂纓帽給史劍虹砍掉了一半，達把總左右的親兵不禁大驚，一齊來救，四五桿長鎗向史劍虹的身上，齊齊刺到，史劍虹一個翻身，劍隨身轉，「游龍掠地」，噹噹噹，幾桿鎗完全削掉了槍頭，只剩回光禿禿的鎗桿，達把總趁勢退出一丈以外，高聲大叫：「用絆馬索！」

絆馬索是草原上馬步對戰的一種利器，達把總這一發令，立卽有幾十名淸兵跳落馬下，抖出身邊的繩索來，統統拉直，縱一道橫一道，直向史劍虹坐馬圈到，小英雄一個翻身，全身掛落馬下，劍光似神龍般一掃，砍斷了幾根絆馬索，淸兵又探過白臘竿子和撓鈎，史劍虹索性跳落馬下，兎起鶻落，劍光有如龍蛇交竄，他正在大奮神威、亂殺淸兵的時候，忽然聽見東南角上一陣吶喊，淸兵有如波開浪裂，一個長髯中年人和一個白面俊俏的少年縱馬殺進重圍，史劍虹一見之下，大喜說道：「爹爹來了！」

第十三回．奮虎威千軍刧清將

你道史存明怎的會突如其來？原來史存明和狄鵬舉在天山下草原殺退紫判官一班馬賊之後，繼續他的行程，一路上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老少兩人在沙漠裡走了三天，到第四天早上，狄鵬舉忽然看見前面煙塵滾滾，耳聽駝馬嘶叫，立即向史存明說道：「前輩，你看那邊捲起烟塵，難道又有新的馬賊來了？」

史存明「哦」了一聲，披襟當風，向前面望了一陣，說道：「不是馬賊！來的是一大羣牧人，還有婦女和小孩子呢！」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們走不到半里路，一隊駝馬由地平線上出現，果然是蒙古族牧人，拖男帶女，史存明立即一縱坐馬，迎了過去，向那些牧人問道：「前面發生了甚麼事？你們空羣遷徙，到底是甚麼緣故？」衆牧人異口同聲的答道：「客人，剛才清兵過境，聽說是押解犯人到烏魯木齊去，我們怕了那些瘟神，所以暫時避開罷了！」狄鵬舉聽了「押解犯人」四個字，不由吃了一驚，接口問道：「各位大叔，你們可知道清兵押解的犯人，是那一個？」

那些牧人搖搖頭道：「我們見了滿洲韃子，立即望風逃避啦！還敢打聽是那一個？」史存明擺了擺手，讓衆牧人通過，狄鵬舉等他們走遠，方才向史存明道：「前輩！我求你答應一件事！」史存明笑道：「你不用說我也明白，你担心這次清兵押解的犯人，就是你父親？」狄公子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晚輩這次爲了拒絕薩將軍的婚事，私自逃了出來，一顆心念念不忘家父，恐怕薩將軍公報私仇，藉故

將他老人家陷害哩！」史存明略一沉吟，說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很好，我和你一同到前面打聽便了！」

他說罷催馬急行，走不到二十里，便看見前面烟塵滾滾，殺聲震天，史存明十分詫異，說道：「咦！怎的前面有人馬厮殺，莫不是回疆叛亂又再次爆發嗎？」他那裡知道自己兒子刧了囚車，被達把總指揮清兵追捕？史存明立即用兩腿一夾馬腹，潑刺刺的直衝過去，跑不到一里路，便跟清兵的前哨撞了頭，清兵急忙挺槍阻截，史存明在馬上一揮右掌，使出三陰滅陽神功，撲通兩聲，把兩名騎兵打得拋離馬鞍，飛上空中，然後頭下脚上的倒下來，摔了個筋斷骨折，狄鵬舉也張開弓箭，嗤嗤，連發兩箭，把兩名清兵射下坐騎，史存明拔出長劍，龍蛇飛舞，殺開一條血路，突入圍陣，向核心裡一看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原來清兵圍困的不是別人，一個是自己的兒子，還有一個是素不相識的蒙古人，史存明精神大振，叫道：「孩兒快來！」史劍虹劍光一繞，迫退近身幾騎清兵，縱馬直衝過去，須臾之間，父子兩人已經會合一處！

史劍虹見了老父，想起被癲道姑追逐的情形，不禁熱淚盈眶，叫道：「爹爹！」史存明還未答話，側面颯的一响，射來一支勁弩，這支箭直射向史劍虹的背心，小英雄看見父親，高興得完全沒了防備，這一箭眼看就要把他射個透明窟窿，史存明一眼瞥見，不禁大驚，立即揮起左掌向外一切，一股勁風發出，竟把那支箭的準頭撞歪，貼着史劍虹的臂彎穿了過去，呼倫齊大喝道：「臭韃子！胆敢潛使暗算！」向人叢裡一衝，一飄一幌之間，已抓起一名小軍官來，剛才暗射史劍虹那支箭就是由他所發，呼倫齊把那軍官向馬下一擲，砰彭兩聲，這下把他摔得腦袋開花，四個人並騎向外衝，清兵遇着了這四個生龍活虎的老少英雄，紛紛倒退，有如波開浪裂，達阿洪遠遠望見，赫然大怒，發令叫

道：「不要放過這幾個叛賊！延翼追趕！」所謂延翼就是包抄前進，並不用正面追趕敵人，祇驅動大量騎兵朝着左右兩面直線跑出去，鍥而不捨，在廣漠無垠的草原上，任你跑到那裡，也衝不出清兵的包圍網，史存明早年跟清兵對過無數戰陣，在草原戰鬥上積累了無數經驗，他看見清兵這樣追趕，立即勒住坐騎，叫道：「擒賊要先擒王，單是逃走不是辦法，讓我轉身去擒清兵主將！」史劍虹大吃一驚道：「爹爹……」底下的話還未出口，史存明已經一縱坐馬，四蹄踢起烟塵，翻翻滾滾，朝着清兵追騎衝了過去！

史存明一騎馬疾如飛龍，直撞入清兵左右兩翼的啣接處，這裡一共有三名清兵哨官，中間那軍官掌着一面大纛，這纛旗的本身是用黃緞造的，鋼鐵旗竿，旗身上用金線繡了一個「達」字，史存明向大旗一衝，左右兩名軍官齊齊拔出馬刀，喝道：「斗胆叛賊！」史存明不慌不忙，長劍一引，斜向前指，用了一招「漁父問津」，向那兩名軍官的馬刀一搭，勁透劍梢，叫了聲：「去！」這下正是瀟湘仙子玄女劍的絕招，那兩名軍官立即覺得握刀虎口一陣燙熱，如同泡進沸騰的熱水裡，不由自主的五指一鬆，兩柄馬刀齊齊飛上天空！史存明劍花左右一挽，寒光閃處，兩顆人頭脫離頸項，跌落地上，血湧如泉！可是兩個無頭屍身還兀坐在馬上，一直讓坐馬馱着疾跑出三四十步，方才跌了下來，那掌旗的軍官半生戎馬，還是頭一次看見史存明這樣的殺人！嚇得屁滾尿流，不等對方追趕上來，已經拋了纛旗逃走，史存明一伸猿臂，把旗竿抄在手裡，索性把大旗當做武器，迎風一展，直向清兵左翼衝殺。

左翼清兵紛紛射出弩箭來，史存明不慌不忙，勁貫兩臂，揮動旗竿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的把大

旗飛舞開來，那面旗的旗身有二丈多長，六尺多闊，史存明內功精湛，把勁力運到旗身上，黃緞做的旗子，立即變了一疋油布也似的，風聲獵獵，弩箭四面八方射來，吃旗子一招一捲，紛紛跌落地上！清兵估不到他用一面旗子也能够抵擋亂箭，眞個吃驚不小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就在他們手足無措的時候，史存明揮舞大旗，一團黃雲也似的衝到，他撞入清兵的騎隊裡，旗竿一抖，先用了着「烏雲蓋頂」，旗身展處，先把一名清兵拍落坐騎，接着一招「橫掃千軍」，旗竿向外一掃，砰彭，又把一名清兵掃得肋斷骨折！飛上半天！史存明掃人的同時，腕把一坐，「春雲乍展」，一旗竿向前面挑出，搗中另一名清兵的心窩，這清兵狂叫一聲，胸骨盡折，翻身滾落馬鞍，史存明一連打死三名清兵，却用了三種不同的手法，這是他由地缺翁圖譜裡悟出來的「降魔杖」法，本來這是枴杖棍棒才可以施展出來的功夫，史存明却把這根幾十斤重的渾鐵旗竿當棍棒用，連帶着那面二丈長的旗子，越發倍增威力，清兵心胆俱裂，紛紛倒退！

史劍虹看見老父衝突清陣，立即向呼倫齊叫道：「大哥，爹爹老人家衝殺清兵，我們難道坐觀成敗不成，衝吧！」狄鵬舉不禁一愕，想道：「怎麼這蒙古人會是他的兄長，奇怪！」史劍虹抖開斷虹寶劍，揮揮霍霍，有如神龍夭矯，長虹經天，呼倫齊不用兵刃，使出擒拿手法，除非不出手則已，一出手必定抓住兩名清兵，向外飛擲出去，絕不落空，狄鵬舉看見他們一老一少這般神勇，胆氣頓然壯了不少，把心一橫，抖開手中寶劍，跟在呼倫齊的背後，四盞馬蹄蕩起征塵，他們三個人兩先一後，形如一個倒轉的品字，直向清軍右翼衝上！

達把總看見自己展開延翼追擊後，史存明四人不但不逃，反而向自己衝殺回來，史存明還搶了自

已的掌軍大旗，眞個吃驚不小！達把總向身邊兩員副將喝道：「這幾個人身手好生了得，咱們立即把兩翼合攏，將他們包圍在中心！然後四面射箭！快去！」兩名副將答應一聲，正要縱馬跑開，史存明大旗一捲，向那兩個副將跟前一截！

這兩名副將一個叫段志升，一個叫游天健，全是滿軍旗人，拉得硬弓，騎得劣馬，可是他們今日遇着的却是名震西域大俠史存明，簡直沒有還手餘地，段志升雙刀剛才一展，史存明大旗挾着勁風，呼的掃來，旗身一下將段志升捲個正着，向上一提一拔，抽離馬鞍，接着旗身一展，段副將全身不由自主，騰雲駕霧也似的直拋起來，飛擲出兩三丈以外！游天健的兵刃是一對短柄鑌鐵狼牙棒，史存明旗捲段志升的刹那，他把狼牙雙棒一旋，照敵人背心打到，史存明這邊剛把段副將拋向空中，耳朵經已聽見棒風襲背，立即把鑌鐵旗竿往回一拖，噹噹兩响，跟游天健的短柄狼牙棒撞個正着，這淸將的虎口當堂崩裂！狼牙棒也脫手飛掉，史存明一旗捲回，又依樣葫蘆的捲住了游天健的腰身，向外一拋！游副將也人離馬鞍，直拋起來，一個沒頭觔斗，飛出二丈以外，他用一面旗子拋擲兩名淸將，宛似拔稻草人一般，把總達洪阿看得淸淸楚楚，眞個心胆俱裂！

達把總本來要挺起鑌鐵筆管槍，跟史存明交戰，可是看見他神勇過人，七八十斤重的大旗，也可以拿來做武器，接二連三的擊殺自已兵將，如虎屠羊，達把總驚心駭目，知道自已過去，也是白饒，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，他疾忙勒轉戰騎，正要朝着陣後飛跑，那知道史存明認定了他是淸兵的主將，如何肯讓達把總落荒逃走，一縱坐馬，疾衝向他背後，右手把着大旗，左掌一圈，使出三陰滅陽掌勁，砰的一聲大响，將達把總打落馬下，接着大旗一捲，趁達洪阿還未着地的刹那，將他身體捲個

結實，兩臂一掄，將這名滿淸把總在空中舞了一個圓弧，喝道：「韃子狗賊！你要不要性命？」

本來一支黃緞造的旗子，絕不能够把它拿來捲拿敵人，可是史存明近十年以來，他的內功造詣，已經到了神而明之的地步，這面緞旗被史存明內力一貫，彷彿一道柔中帶韌的鐵網，達把總被他兜起在空中一抖，弄得暈頭轉向，彷彿天地反轉，急不迭忙的高聲大叫：「英雄饒命！」

史劍虹起先看見呼倫齊擒住參將伊里布的手法，已經嘆爲觀止，以爲是生平罕見的快捷，那知道自已爹爹這回用旗子捲住淸兵的主將，更加奇特，小英雄立即一縱坐馬，潑剌剌的直衝過來，淸兵也停止了弓箭，史存明把達洪阿連着旗子向地上一放，喝道：「你如果要活命的，第一、吩咐你手下的兵丁，立即退出一百步之外！」達把總不等史存明說罷，急不迭忙的答應道：「這可以行，我我我，我叫他們馬上退出二百步以外便了！」

史存明不過要淸兵退後一百步，達把總却要淸兵退後二百步，眞個是加倍奉承，換句話說，也可以見達總兵貪生怕死的一斑了！他不由笑了一笑，接着喝道：「第二、你跟着我走出十里以外，却不准你手下酒囊飯桶的兵丁跟踪上來，祇要你手下的飯袋聽從命令，不放冷箭，不使暗算，我也决不傷損你一毫一髮，知道沒有？」達把總道：「這個更行，那些飯袋最聽我的話，沒有我的命令，他們决不敢跟踪。喂喂！你們聽見大英雄的話沒有？快快退後！」

狄鵬舉和史劍虹兩個少年英雄，聽見達把總口不擇言，將自已手下的兵丁叫做飯袋，不禁相顧而笑，淸兵聽見自已主將這樣一說，只好垂頭喪氣，紛紛勒轉戰馬後退。

史存明將達把總由地上放起來，史劍虹立即飛身下馬，拔出斷虹寶劍，抵住達把總的背心，史存

明道：「孩兒！不用這樣，解除他的器械，讓他坐上馬背吧！不怕這韃子飛上天去！」小英雄笑了一笑，將達把總腰間弓箭解下，馬刀連鞘奪了過來，向着地上一擲！然後喝道：「上馬！帖服一點，方才可以饒你的性命！」達把總慌不迭忙的跳上自己坐馬，呼倫齊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向史劍虹耳邊低說了幾句，史劍虹向父親說道：「爹爹，這一位呼倫齊大哥，是孩兒新結拜的盟兄，半日之前，孩兒跟他無意中打劫囚車，救了一位姓狄的犯官……」狄鵬舉聽到這裡，突然叫了起來，喊道：「這不是我爹爹？他他，他老人家在那裡？」

史劍虹以前對狄浩川父子本來滿帶着瞧不起，可是他刦了囚車後，由狄浩川口裡，知道自己妹子生還的消息，立即改了觀感，他笑了一笑道：「狄兄放心，老大人有驚無險，他很安全，就躲在附近的沙溝裡，大哥，你把老大人領出來吧！」狄鵬舉聽了這幾句話，眞個比起暑天吃雪還要凉快！呼倫齊轟諾一聲，開步跑去，只見他活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似的，跑到一座沙丘下面，須臾之間，拖起兩個人來，呼倫齊索性一手一個，挾在肋下，直向衆人跑回，一來一去，迅快有如流星，狄鵬舉看見自己父親果然脫險，不等呼倫齊把人放下來，立即張手撲了過去，父子兩人摟抱在一處，狄公子只叫了一聲：「爹爹！」便自聲音哽咽，熱淚盈眶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了！

呼倫齊把狄浩川和江逢春兩人放下，狄公子還要問自己爹爹怎樣被薩布素將軍陷害？史劍虹已經不耐煩的說道：「賢父子已經見面了，還愁沒有說話的日子嗎？離開這裡再敘舊吧！」狄浩川父子方才醒悟，兩個人一同跳上坐馬，史劍虹又向達洪阿喝道：「韃狗，送客！」達把總連聲應道：「是！是！」他果然拍馬先行，史存明父子、狄鵬舉爺兒、呼倫齊、江逢春六個人一齊跟在達洪阿的馬後，

有幾個清兵待要跟踪，呼倫齊陡的回過身來，霹靂也似的一聲狂喝：「那個胆敢跟上來，不要命嗎？」衆清兵被呼倫齊神威凛凛的一喝，悚然而懼，再也不敢跟踪了！達把總像鬥敗了的公雞，垂頭喪氣，帶領各人走出十里左右，史存明見清兵果然沒有跟踪自己，便向達把總道：「現在已經足够十里路了，不勞你送，你回去吧！」達洪阿聽見史存明這樣一說，好比遇了皇恩大赦！立即勒轉坐騎，抱頭鼠竄去了！史劍虹看見這清將逃得狼狽，哈哈大笑！史存明等達把總人馬影子不見，方才把面一沉，喝道：「虹兒，你和凌霜在大漠裡失散之後，怎的不馬上返回天山？好使爲父想法子找尋她，却在外面到處亂闖，照今天情形說來，如果不是遇着爹爹，你一個人可以殺散幾千清軍嗎？少年人祇知道任性行事，却想不到事情的利害！」史劍虹被父親罵得啞口無言，倒是狄浩川在旁邊開口說道：「史大俠不用厚責令郎了！如果不是世兄仗義援救，老朽的性命已經完了啦！」江逢春也說道：「小世兄年少有爲，當日我在托克托河上，被仇人奚振苦苦追迫，如果不是遇了令公郎，此刻恐怕已經化爲異物了呢！」史存明聽見狄江兩人，還誇說自己兒子英雄，怒氣方才平復，正要起程，冷不防遠處翻翻滾滾，踢起一溜烟塵，一匹騎馬直向各人追到。

狄鵬舉以爲是滿清的追兵，立即彎弓搭箭，正要瞄準來騎射去，呼倫齊哈哈笑道：「狄公子，不要放箭，來的正是我的朋友哩！」拍馬追過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江逢春的大仇人黑陰手奚振，祇見奚振面色陰鷙，一騎馬潑刺刺的衝過來，厲聲喝道：「姓江的，咱們來算一算老年舊帳！」

史劍虹看見奚振鍥而不捨，苦苦的要跟江逢春仇怨牽纏，不禁勃然大怒，颯的抽出斷虹劍，正要上前，呼倫齊伸手一攔，叫道：「小兄弟，不用你來，我剛才跟他約好了，這一場架應該由我打的

哩！」他在馬背上一幌身，跳了下來，搶向黑陰手奚振的馬前，喝道：「姓奚的，你欺負一個斷了手臂的人，算的是那一門的英雄好漢？來來來，咱們就在這裡，比拚幾合看看！」

奚振怒不可遏，一聳身跳落馬下，猙笑說道：「原來閣下要給姓江的老匹夫助拳，那好極了，我奚某人是捨命陪君子，看掌！」話剛說完，呼的一響，使了着「斷山掌」法，劈向呼倫齊胸口的華蓋穴，這一出招，掌帶勁風，力度非同小可，呼倫齊冷冷一笑，左手一招，雙指微彎，用終南派的小擒拿功，勾拿奚振手腕，右手五指微握，揑了個雞心錘 ，呼的搗向敵人肋下的「雲台穴」，奚振喝了聲：「好！」腰身微坐，手臂一圈，用個「分花拂柳」，要解拆對方這一着，然後吐掌外發，連消帶打，傷害對方內臟，那知道呼倫齊武功自成一家，完全不依正軌，只見他左臂一翻，拳頭突然倒轉，「鐘鼓齊鳴」，甩打奚振右太陽穴，右手掌却向左斜方攻上，這一下出乎奚振意料之外！黑陰手好在功夫老練，立卽弓身躬背，「倒扨殘荷」，呼的向外一竄，呼倫齊的左拳，恰好擦背而過，一股勁風把他的肌膚衝得熱辣辣的，奚振又羞又怒，反手一掌，「彎弓射虎」，向呼倫齊甩打回來，呼倫齊揮掌一截，蓬蓬兩聲大响，兩股掌風撞在一起，這下雙方出了全力，眞稱得起以硬撞硬，呼倫齊和奚振不由自主，各自踉蹌倒退出三四步遠！

高手比招，快如閃電，只要三回兩合功夫，便可以看出對方武功的高下。呼倫齊和奚振這一動手，疾如飄風，眨眼之間，已經拆了三招，雙方心頭一凛，彼此知道遇了勁敵，奚振一聲叱喝，展開白山派絕技「狂風迅雷掌」來，他這套掌法總共三十六手，全憑一口陽剛之勁，只聽見他每發一掌或是每打一拳，口裡必定霹靂也似的一聲狂喝，一掌重似一掌，一招沉過一招，離身一丈以內，地上的

沙塵全被他的掌風颷起來，灰塵滾滾，史劍虹在旁邊看了暗暗心驚，想道：「慚愧！當日我在托克托河邊跟他交手，好在他和江逢春苦鬥了半天，精力已疲，我是個生力軍，佔了多少便宜，如果現在跟他交手，必定落敗！」奚振一使出「狂風迅雷掌」，呼倫齊却一聲狂笑，只見他身體一縮，腰背躬起，雙手半拳半掌，東飄西幌，跳高竄矮，繞着黑陰手團團亂轉，敵人打東他便走東，敵人攻西他便走西，似魚游順水，如蝶舞花枝，狄鵬舉看得暗暗納罕，低聲向史存明問道：「老前輩！這一位呼老英雄使的是不是醉八仙拳法？」

史存明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這不是醉八仙，他使的拳法有個名堂叫大聖拳，比猴拳還要繁複，沒有相當本領的人，不能使用！」狄鵬舉、史劍虹聽了，方才明白過來，大聖就是西遊記的齊天大聖，齊天大聖本身不是一個猴子嗎？兩下裡像轉風車般，鬥了三十多個回合，史劍虹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走近史存明的身邊，低聲說道：「爹爹，你老人家趁早過去打發了那個姓奚的吧！如果就擱下去，恐怕淸兵追趕過來呢！」史存明恍然大悟，一聲長嘯，由馬背上跳了下來，腰身一幌，搶到呼倫齊和奚振兩人的身邊，使出三陰滅陽掌勁，「推窗望月」，呼的一掌，推向二人中間空檔，呼倫齊和奚振出其不意，身形同時震出四五步遠！

呼倫齊這時候恰好用了一着「迅雷貫頂」，他用的是大力金剛手法，猛劈奚振頂心腦門，奚振見他來得兇猛，使了着「中流砥柱」，雙掌合起向外一推，暗藏黑陰掌法，這一下又是以硬撞硬，那知道側面呼的一响，一股淩厲的勁風向二人中間襲了過來，竟把兩人的掌勁完全抵消，歸於無形，黑陰手奚振不禁大吃一驚，托地向後一跳，喝道：「無恥鼠輩，要想以兩打一麼？」史存明洪笑一聲，向

呼倫齊說道：「請尊駕退開去！」

呼倫齊對史存明異常恭敬，應了一聲：「遵命！」立即退在一邊，史存明方才回轉頭向奚振道：「閣下高姓大名？跟這姓江的有甚麽過不去的仇怨？冤家宜解不宜結，看在我史存明的面上，把他揭過去吧！」黑陰手奚振聽了史存明三字，不禁心中一凜，想道：「原來這中年人就是二十多年以前，西域抗淸的大俠，那知道居然會在這裡遇上？」

武林中在恩怨，林林總總，各有前因，照道理說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如果牽纏下去，後禍無窮，所以武林裡面老一輩的成名人物，多半以排解糾紛，化除嫌怨為能事，決不推波助瀾，史存明這樣一說，並沒有失了他的身份，可是黑陰手奚振是個天性剛愎的人物，他和江逢春兩人之間，數十年的仇怨，豈肯因史存明這兩句話而化解？他只笑一聲道：「姓史的，你明明是幫扛那姓江的老匹夫，却來說風涼話？排解嫌怨？要我不跟姓江的作對嗎？除非把我殺了！」史存明見他態度橫蠻，並不動惱，笑道：「何必要把你殺掉，我自然有法子叫你不能够跟姓江的作對到底，看掌！」話未說完，陡的使出地缺翁傳授的「旋風掌」法，拍的一聲大响，黑陰手奚振已經吃了一記沉重的耳光，兩眼直冒金星，身子踉蹌後退！

奚振出其不意，吃了史存明一巴掌，不禁又羞又惱，惱的是自己總算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，怎的叫人家一出手，便自賞了一記耳光？完全沒有擋架的餘地？羞的是對方這一掌來得十分飄忽，迅快已極，對方手臂一幌，自己面上便重重的挨上一記，不知道敵掌來自何方？黑陰手老羞成怒，一聲大喝，雙掌一圈，使了着「鐵甲手」，向史存明胸坎打來，史存明輕輕一幌，讓過掌風，喝道：「姓奚

的，你再不聽良言，牽纏下去，我在三招之內，叫你今後不能够跟別人動手，禍福無門，唯人自招，知道沒有？」

黑陰手奚振喝了一聲：「放屁！你在三招之內能够傷我？笑話？看招？」呼呼，連拍兩掌，全是「狂風迅雷掌」的殺着，一式是「旱雷平起」，猝擊面門，一着是「狂風掃野」，平打腰肋，史存明這番却不躲閃了，兀立在地，只聽拍拍兩聲大响，史存明身上連着兩招，奚振這兩手是畢生功力所萃，掌勁沉猛，他陡覺自己黑陰掌力中在對方身上，如擊敗絮，史存明不但全無傷損，身體裡還有一股潛力反撞回來，奚振暗裡吃驚，想道：「這傢伙的身子難道是鐵打的，居然不怕我的黑陰掌法？」

照道理說，史存明這樣站着而不還手，夷然無傷，無異給了奚振一個警告，叫他適可而止，及早回頭，可是奚振火在心頭，那裡會想到有這一着，他以為史存明有意逞能！更加羞惱，一聲狂吼，雙掌齊出，左掌推向史存明頭頂的「百會穴」，右掌推向他背心的「志堂穴」，勁風凌厲，痛下煞手，那知道他雙掌向前一遞，陡覺眼前人影一閃，耳邊彷彿聽見史存明說了兩句：「不知進退，死而不悟！」砰的一聲大响，奚振猛覺右肩胛一陣劇痛，身子像被一股大力一推一撞，登時像騰雲駕霧也似的，直飛出去，砰砰，跌出兩丈以外，天旋地轉，全身骨節痠痛，再也不能够動彈了！

原來史存明剛才挨了奚振兩掌的時候，蓄足氣勁，罡功內斂，舉個譬喻，好比一個鼓足了氣的皮球，和一張拉滿了弦的硬弓一般，奚振不向他再攻第三招猶自可，黑陰手這雙掌一推，史存明的三陰滅陽功勁有如平地風起，旱天雷發，他首先一伸左手，施展「滅陽指」功，一點奚振的「風府穴」，接着右掌一引，把全身功勁發出來，砰彭兩聲大响，把奚振拋出兩丈，跌得他天旋地轉，發昏廿一！


奚振突覺右肩一陣劇痛，身體登時給一陣掌風掃着直飛出去。

奚振自從成名以來，還是第一次給人家在三招之內打倒，頭一遭遇着了空前的挫敗！

奚振一交跌倒，他還要硬充好漢，一骨碌由地上跳起來，那知道剛才一挺起身子，右肩一陣劇痛，又再撲通仆倒在地，史存明斷喝道：「姓奚的，我對滿洲韃子趕盡殺絕，對同族漢人始終留下一手，我本來跟你無仇無怨。犯不着把你打成殘廢，可是你却蠻橫無理，執迷不悟，對我這樣一個素昧平生的人，居然連下殺手，我史存明為了儆誡兇頑起見，用滅陽指功揑碎了你肩頭的琵琶總骨，你以後平心靜氣，好好做人，還可以保存性命，言止於此，早點滾回去吧！」

史存明這幾句話一說，奚振嚇得魂飛魄散！他不由自主的用手一揑右肩，觸手之處，琵琶骨果然碎了，祇痛得他眼淚直流，奚振知道自己從今以後，已經變了廢人，一身武功化為烏有，今後別說與人交手動武，就連一個普通壯漢也打不過，換句話說，這個仇終生不能够再報了！奚振想到這裡，心灰意冷到了極點，陡的伸手向腰間一摸，拔出一柄寒光四射的匕首來，猛向自己咽喉疾刺！

江逢春看見仇人舉起匕首自殺，不禁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！祇聽噹的一响，奚振匕首還不曾刺着自己的咽喉，史存明已經一脚直飛起來，這一脚踢出來，其疾如電，不偏不歪，恰好踢中奚振匕首柄刃啣接之處，叮噹，奚振匕首飛出尋丈以外！他怒冲冲的向史存明喝道：「你你，你瘋了嗎……」氣得說不出底下的話來，史存明長笑一聲道：「螻蟻尚且貪生，你何必要求死？世之殺人者，人亦斬其頭，天道好還，何必要把個人的恩怨看得太重，好好的回去吧！」奚把聽了這句話，心中陡的一凜，想起自己幾個月前在大漠裡窮追極搜，殺死江逢春的妻子，又把江逢春的一條臂膊弄斷，就有天大仇恨總算報了！那知道自己貪勝不知輸，趕盡殺絕，結果遭遇終身殘廢的懲罰，奚

振想到這裡，長嘆一聲，站起身來，頭也不回的走了！

史存明望着奚振走遠，似乎引起了無限的感慨，點點頭道：「蠻觸之爭，同類相殘，祇便宜了滿洲韃子，可惜一般練武的人，連這個道理也不懂，眞正是其愚不可及哩！」大家聽了默然，史存明又回轉頭來，向史劍虹說道：「虹兒，你和呼倫齊江逢春三位一齊護送狄老伯到天山去，我把這位狄世兄帶到岳叔父那裡，一個月內，便可以返到阿特瑪朗峯，可不要再貪玩啦！好好的練武功吧！知道了嗎？」史劍虹點了點頭，父子兩人分道揚鑣，在草原上分手不提。

第十四回：施神技相府盜奇珍

暮春三月，西域塞外還是白雪皚皚，北京城裡已經大地回春，永定門內的四條子胡同，矗立着一座金碧輝煌的府邸，門外是車如流水馬如龍，門裡却是管絃絲竹，晝夜不輟，這府邸的主人，就是權傾天下的和坤相國！

和坤是乾隆帝一代的寵臣，他能够以一個抬轎伕的身份，得到皇帝垂青，前後十年之間，扶搖直上，做到位極人臣的中堂相國，原因已如上述。（見本書第一回）尤其是乾隆帝中年以後，春秋日高，精神漸漸不濟，把朝廷上一切大小政事，統統交給和坤去辦，這樣一來，和坤的權勢簡直炙手可熱，如日到中天，所有王公大臣，個個都要仰望他的鼻息，和坤看見皇帝對自己這樣信任，索性公開收受賄賂，賣官鬻爵，那一個要想做官，先要拿銀子來，幾萬兩銀子捐一個巡撫，幾千兩銀子捐一個道台，弄到紀綱蕩然，貪墨之風大盛，可是和坤本人的財富，越積越多，金銀珠寶，珍奇玩好之多，簡直堆積如山，弄到連和坤本身也記不清楚，不過他雖然是權傾朝野，富甲天下，可是他的「軟膝」病症，不但始終沒有醫好，而且變本加厲，看盡了城裡的大夫，吃盡了天下的補藥，也沒有一絲一毫功效，天天要宰殺貓狗，活剝血皮，包裹膝蓋上朝，和坤覺得十分煩惱！

有一天，和坤忽然接到一角公文，這公文是新疆伊犂將軍派八百里快馬，飛遞到京城裡，內文是說貶謫塞外的宣慰使狄浩川，自到任所之後，心懷怨望，譭謗朝廷，經伊犂將軍薩布素查明有據，逮

捕押送烏魯木齊，那知到了半路中途，便給叛逆刼去，還殺傷了不少官兵，這班叛逆頭子不是別人，竟是二十多年以前，在回疆幫助叛逆對抗過天朝大軍的史存明，和坤接了這一角公文，拆閱之下，吃驚不小！立即把手下幾個心腹幕客喚到跟前，把公文讓他們看了，問他們有甚麽意見。

和坤手下幕客之中，一共有兩個智囊人物，一個叫黎芸樵，一個叫高雨軒，這兩個人出身本來是刑名師爺，足智多謀，和坤每逢遇見了棘手難應付的事，一定要找他們兩個商量解決，黎芸樵看了公文，滿不在乎的說道：「中堂大人，姓狄的雖然被人刼走，這老廢物無拳無勇，中堂大人何必過慮，難道一個匹夫，便可以動搖大清國的萬年江山嗎？哈哈！」黎芸樵以為自己這樣一說，必定迎合和坤心理，那知和坤却把面孔一沉，說道：「胡說！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涓涓不塞，將成江河，姓狄老匹夫雖然不足慮，可是史存明這人在西域一帶，廣結爪牙黨羽，回疆還有不少牧民，死心塌地的供他驅策，那裡可以輕心大意？哼！」高雨軒立即笑道：「中堂大人明鑑萬里，說得極是，姓史的這叛逆，決不能够以等閒相視呢？」和坤聽了高雨軒這幾句話，面色方才稍稍霽和，說道：「幾個月前，我把姓狄的遣配到伊犂去，派胡騰蛟跟踪他西出玉門關，除了取天山白龍胆回來，給我合藥之外，還把狄老匹夫的腦袋割回來，那知道他們一去杳如黃鶴，不見返回，姓狄的却安然到了伊犂，現在我想起來啦！一定是史存明那傢伙暗中搗蛋，把胡騰蛟他們殺死，連屍首也滅了踪跡，哼！可惡！」黎芸樵、高雨軒看見和坤動惱，不敢說話，和坤拿出鼻烟壺，放在鼻端嗅了幾嗅，方才說道：「雨軒，你代我草一封邸報，用八百里快馬，晝夜兼程，送到伊犂將軍薩布素那裡，叫他加派眼線，踹緝犯官狄浩川的下落。芸樵，你替我傳一道檄文到常州去，叫地方官查封狄浩川的家產，凡是跟姓狄有親戚關

係的人，一律逮捕，知道沒有？」和坤這人真個心腸惡辣，狄浩川雖然僥倖逃了性命，仍然不肯放過他的家人，高黎二人諾諾而退，各自起草文書不提。

到第二天早上起來，和坤起床盥洗，準備早朝，他坐在太師椅上，等候厨子把狗皮剝下，給他包裹膝蓋，忽然一個跟隨由外面氣急敗壞的跑進來，叫道：「中堂大人！不好了不好了，咱們……」底下的話還不曾說出來，和坤的近身侍衞領班麻天挺已經一個箭步竄上前，劈拍兩聲，把那跟隨打了個大嘴巴，破口罵道：「該死奴才！中堂大人年年高陞，有甚麽好不了？清早起來胡說八道！」可憐那跟隨一時着急，口不擇言，沒頭沒臉的吃了一記耳光，連臉頰也打腫了！他祇好苦着臉道：「中堂大人恭喜，相府昨天晚上被飛賊光顧，藏寶樓失掉了一大批寶物！」

和坤聽了這幾句話，啼笑皆非，被人偷了東西還說恭喜，他立即向麻天挺喝道：「堂堂中堂相府，居然會鬧起飛賊來？那些護院衞士難道祇會吃飯嗎？叫塔都統進來！」塔都統名叫塔剌布，是滿洲有名的勇士，他本來是京城步兵都統，和坤却把他調進相府，做自已的護衞，不到半晌，塔剌布已經進來，不等和坤問話，說道：「中堂大人，藏寶樓昨天晚上三更左右，來了飛賊，寶樓上張王二位武師猝起迎敵，那飛賊的本領厲害異常，使一柄帶着佛手的寶劍，三回兩合之內，手起一劍，把張武師左腿砍斷，接着把手一抬，發出一顆滿帶蒺藜刺的暗器，嗤聲風响，打中王武師右邊膝蓋……」他還要滔滔不絕的說下去，和坤已經喝道：「一班都是酒囊飯桶！廢話少說，飛賊是怎樣生相？偷了多少東西，快說！」

塔剌布單膝跪地，叩頭說道：「奴才該死，昨天晚上喝了點酒，沒有巡夜，等到聞耗趕去，那飛

賊已經鴻飛冥冥了！據跟他交手的人說，那飛賊戴着黑紗面幕，不知是男是女，藏寶樓入口的三重埋伏，完全給他破掉，失落的東西是一對和闐涼玉萬壽蟠桃，一支南海透明大紅珊瑚，還丟了一盒貓眼鑽石哩！」和坤不聽時猶自可，一聽之下，氣得面孔發紫，連聲喊道：「這還了得，失落了這許多東西？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你們却連半點用處也沒有！」

原來和坤這幾件寶物，完全是乾隆皇帝御賜的東西，曠世難逢的異寶，那對和闐涼玉蟠桃，是庫車部酋長進貢天朝的東西，和闐即是今日新疆南部的和闐縣，自古以來，盛產美玉，由漢武帝時候起，不斷入貢中國，這對涼玉蟠桃，就是康熙年間入貢的東西，蟠桃本身跟眞的桃子一模一樣大小，一半火紅，一半翠綠，絢爛悅目，鬼斧神工，它還有一宗異處，就是盛暑天時，把這對玉蟠桃浸進一盆清水裡，它能够發出一陣冷氣來，闔室生涼，溽暑全消，百步之內，蚊蠅辟易，和坤每逢暑天，必定把這對玉蟠桃放在自己的書房裡辟熱，至於那支透明珊瑚，高可二尺，遍體猩紅如火，沒有半點瑕疵，是琉球國（即是今日的冲繩島）進貢天朝的東西，價值連城，是和坤四十歲生日那天，乾隆帝親自御賜的，跟玉蟠桃同是和坤最心愛的寶物，至於那盒貓眼鑽石，也是價值不菲，所以和坤一聽之下，急得直跳起來，暴跳如雷，塔剌布看見中堂大人發怒，嚇得魂飛魄散！連連叩頭不已！

憑良心說一句，和坤富甲天下，那幾件寶物雖然是御賜的東西，可是和坤府裡的奇珍異寶，琳瑯滿目，何止千百？失落了這幾件東西，猶之乎大海之去勺水，九牛之拔一毛罷了！不過他的生性向來吝嗇，把所有的奇珍異寶，收藏在相府中心的一座閣樓裡面，設下機關埋伏，警衞森嚴，不准閒人走近，甚至親如妻妾，沒有他的命令，也不能够擅自進去，總而言之，和坤把自己的珍寶，視同性命，

一旦失掉幾件，叫他如何不心疼呢？和坤看見塔剌布叩頭如搗蒜的樣子，越發激動怒氣，喝道：「狗才！跪在這裡做甚麼？快滾出去，叫九門提督來，問他管的是甚麼事？吃的是甚麼糧，快去！」

九門提督在清朝是二品官，負責京城一切治安（等於近代的警備司令部），做九門提督的，一定是皇帝的心腹，照官階方面說來，比中堂相國差不了多少，和坤居然要他到相府來，受自己的斥責，可見他權傾朝野，炙手可熱的一斑了！塔剌布被主人這樣一喝，方才爬起身來，狼狽而出，不過頓飯工夫，九門提督玉寶山果然到了相府，和坤鐵青着面孔，說了自己失竊經過，要玉提督尅日之內，立即破案，玉提督那裡敢違拗半句，立即吩咐同來差役，在和相府藏寶樓附近查勘了一番，方才返回衙門，把北京城三班捕快差役，喚到跟前，說明了飛賊的年貌口音，以及和相府失竊幾件寶物的樣相，說了一遍，叫他們出動查訪，尅日破案，這樣一來，把整個北京城鬧得山沸海騰，所有公衆地方，像酒樓茶館妓院客店等，統統佈滿了九門提督的兵弁和官差皂隸，另一方面，城裡的當押店和珠寶店舖也奉了官府通知，停止買賣和押入東西，將這幾行業的東主店夥，弄得叫苦不迭！

日子一天又一天的過去，接連過去了五天，九門提督的巡城兵弁，以及北京順天府的官差衙役，所有店舖民房完全搜索過了，險些兒連北京城的地皮也翻轉過來，也不見贓物的下落，更沒有飛賊影子，獄中雖然關了幾百個「嫌疑犯」，不外是一些游手好閒的流氓和混混兒（即是無賴），那裡有眞正的人犯？九門提督看見差役不能破案，索性把三班捕頭的眷屬妻小，完全收押在監獄裡，迫供責打，將北京城吃六扇門飯的公差皂隸，逼得叫苦連天！至於和坤本人呢？在相府裡，天天大發脾氣，到第六天晚上，和坤正在書房裡批閱各省的公文，到了二更還不曾睡覺，待要問跟隨怎的還不拿燕窩

湯來？忽然聽見窗外的院子裡，噹的一响，彷彿是物件破碎的聲音，耳聽一聲斷喝道：「大胆飛賊！胆敢闖入相府，快把腦袋留下！」

和坤出其不意，吃了一驚，慌忙站起身來，就着窗子向外一望，只見庭院子裡，太湖山石旁邊，自已的侍衞領班麻天挺，跟一個黑衣人戰在一起，這黑衣人頭戴幕面，全身黑綢夜行短衣，使動一柄亮閃閃的青鋼短劍，和麻天挺惡鬥，黑衣人身後不遠的地方，仆倒一人，赫然是自已的跟隨，身邊還有一隻打破了的碗子，燕窩羹潑了一地，剛才一聲叮噹，想來是跟隨跌倒，碗盞打破的聲音了！麻天挺的兵刃是一柄鋸齒狼牙刀，潑風也似向黑衣人着着進逼，黑衣人身法輕靈，跳高竄矮，超距如電，兩下裡刀劍交加，鬥了七八照面，黑衣人陡的一翻身軀，似乎氣力不加，像要奪路逃走，麻天挺喝了一聲：「別走！」刀光一閃，鋸齒刀用了一招「三環套月」，向黑衣人背心砍到，黑衣人陡的一旋身，連人帶劍圈起一道銀虹，自左向右轉了回來，他這一招名叫「白鶴亮翅」，反削向麻天挺握刀手臂，麻天挺估不到對方剛才那一退，只是誘敵之招，自已一刀砍空，敵劍如電削來，他立卽用個「黑虎撲地」，連人帶刀向後一仰，左脚趁勢飛了起來，疾踢對方腰胯，這是圍魏救趙之着，那知黑衣人的劍法，却是變幻神奇，劍鋒倏地下沉，刷地向外一掃，這一招叫「平沙落雁」，三尺青鋒恰好跟麻天挺的脚脛迎個正着，只聽見一聲慘叫，這位保護中堂相國的領班，左脚齊膝以下，被他硬生生的砍了下來，鮮血直噴，身子仰後跌出兩丈以外，疼極暈倒，和坤見了魂飛魄散，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！」

黑衣人一劍砍斷了麻天挺的脚脛，面幕後的眸子向書房那邊一掃，瞥見了和坤的身影，立卽雙脚向地一墊，只見他一溜黑烟也似的，賽同脫弦之箭， 向着書房的窗口飛撲過來， 和坤本來有軟膝毛

病，看見黑衣人向自已撲來，叫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腿脚登時發軟，撲通咕冬！一屁股坐倒在地上！瞥見寒光一縷，逼窗欲進，暗裡叫道：「今番性命休矣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猛聽耳邊一聲斷喝：「刺客休得逞兇 ！看爺爺來取你！」一條人影由屋簷上翩然飛墮，接着噹噹兩聲大响，一陣斷金戛玉的聲音，那一道破窗直入的寒光，居然被這人影擋退回去。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統領塔刺布，塔刺布的兵刃是一對點鋼喪門錐，那黑衣人用個「飛燕穿簾」的身法，正要穿窗直入，刺殺和坤，塔刺布恰好及時趕到，雙錐一分，用了着「橫雲斷峯」，向黑衣人劍身用力一封，他是相府侍衞統領，武功當然非同小可！黑衣人的青鋼劍是輕兵刃，被塔刺布雙錐一封一擋，登時倒退出四五步，他估不到自已行刺奸相，功敗垂成，赫然大怒，劍花一挽，刷刷兩招，左邊一着「金針刺蟒」，右邊一招「風雷交伐」，向塔刺布中路疾刺。

塔刺布見多識廣，認得這黑衣人劍法門戶，分明是武當連環奪命劍的招數，心中一動，他把雙錐平舉當胸，刷地一旋，用了個「狂風掃葉」的招式，叮噹，蕩開對方的連環劍，振吭喝道：「斗胆賊人，幾天前才偷了相府重寶，現在又要捲土重來嗎？」那黑衣人聽見塔刺布這樣說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喝道：「放屁！那一個到相府偷盜寶物？小爺爺這次到來，要的是和坤的腦袋！」塔刺布聽了吃驚不小，想道：「咦！今天晚上的刺客，原來不是盜寶飛賊！」

他由兩個受傷武師的口裡，知道當夜闖入相府，偷走了玉蟠桃和透明珊瑚的飛賊，腰肢輕盈，口音清脆，可能是個女子，飛賊兵刃是一支頂着佛手掌的奇形長劍，眼前這個刺客，却是截然不同！他說話分明是男子口音，手中兵刃只是普通的青鋼劍，難道自已眞正把馮京當做馬凉嗎？塔刺布微一分

神，黑衣人已經一個「摟膝拗步」，刷的一閃，連人帶劍閃到塔刺布的左邊，快同電光火石，正要向書房的窗口竄進！

塔刺布大吃一驚，疾忙用個「怪蟒翻身」，呼的閃了回來，雙鏟一分，「鳳凰振翅」，左鏟敲打對方腰肋的「鳳尾穴」，右鏟疾點黑衣人背心「志堂穴」，武家有一句俗語：「善戰者攻敵之所必救」，塔刺布的點鋼喪門鏟，是由判官筆變化出來，它不同判官筆的地方，除了尺寸各異外，就是判官筆的筆梢頂着一個圓球，喪門鏟的梢頂，形同一個人的手指頭罷了！黑衣人的身子剛要竄過窗台，猛覺勁風襲背，他立即向左邊一幌身，讓過雙鏟，「巧女紉針」，向塔刺布肋下，刷的就是一劍，塔刺布回鏟外封，兩下裡又鬥在一起！

這番交手，比起黑衣人剛才戰龐天挺之時，又自不同，塔刺布本來是大內高手出身，他這對喪門鏟除了可以當判官筆使用，點打人身三十六處大穴之外，還夾着五行劍的路數，擊刺挑抹，凌厲無匹，再加上他一身爐火純青的輕功，超距進退，有如迅電，黑衣人的武當連環奪命劍法，雖然得自名家真傳，畢竟功力還淺，鬥了十幾個回合，已經有點相形見絀，不過他的劍法精妙無倫，塔刺布要想取勝也不容易，正在惡戰之際，和坤相府的武士護院，已四面八方趕來，連聲吶喊：「捉拿刺客！」

黑衣少年看見相府武士大集，心中着忙，立即把手中劍一挽，寒光閃處，「彩鳳移巢」「神龍掉尾」，刷刷，一連兩劍，要把塔刺布逼退，然後飛身上房，覓路逃走，那知道塔刺布已經看破他的心理，雙鏟一分，「樵夫問路」「笑指天南」，連使兩手，蕩開劍招，身形幌處，已經把黑衣人的逃路截住，喝道：「小子！要逃跑嗎？那是做夢，把劍拋下投降，還可以饒你的性命！」黑衣人勃然大

怒，罵道：「放屁！」四五個相府武士揮刀齊上，黑衣人陡的一記「玉女紉針」，劍招突出，嗤的刺倒一名武士，其餘的大驚後退，塔刺布大怒道：「該死東西，執迷不悟！」雙鏟左橫右直，呼呼兩响，「鐘鼓齊鳴」，猛敲黑衣人背心「命門」「風府」兩處大穴，黑衣人氣勢虎虎，反手橫劍一封，這下名叫「岫雲斷峯」，守中帶攻，劍尖反撩敵腕，塔刺布喝了聲：「好招！」手腕陡的一翻，猝然揮鏟下截，一招「金盤進鯉」，叮噹，雙鏟截在劍身上，這一下力大無窮，黑衣人虎口當堂震破，一柄青鋼劍流星也似的脫手拋起，飛出兩丈多遠！

黑衣少年拋了寶劍，相府武士蜂湧而前，可是他氣勢仍然不餒，左手擒拿，右手虛幌，底下一記鴛鴦連環腿飛起，騰騰兩聲，又踢倒了兩名相府衞弁，塔刺布奮身向前，正要雙鏟齊出，撞擊那黑衣人胸口的「章門穴」和「旗門穴」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側面呼呼幾响，打來一串銀星光雨，宛似天花亂墮，相府七八個武士，同時中了暗器，倒地亂滾，吱喲吱喲的亂叫！

這一下突如其來，塔刺布大吃一驚，連人帶喪門鏟向左一轉，正要看清楚發暗器的是什麼人？是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耳邊陡的一聲清叱，嗤嗤嗤，第二串銀星向塔刺布飛到，這一下猝起突攻，塔刺布躲閃不及，只好咬了一咬牙齒，雙鏟左右一分，用了招「雙龍攪海」，抵擋暗器光雨，另一方面却吸了口丹田罡氣，四肢百骸堅如精鋼，以爲對方打過來的暗器，不過是彈丸之類，憑自己一身精純內功，即使打中幾下，也捱得起，那知道塔刺布的雙鏟剛才一抖，猛覺腰背一麻，接連中了敵人三顆暗器，只覺得中暗器的地方，痲辣交迸，活像着了燙熱鐵條的一般，任你是金剛鐵漢，也捱不住，撲通，跌倒在地！

塔刺布這邊推金山，倒玉柱一般的跌倒，那邊黑衣少年湧身向外一跳，拳飛脚起，又打翻了一名武士，搶了他手中的折鐵腰刀，接着一個清脆的口音叫道：「二弟！敵人勢强，報仇不是時候，快走！」聲如銀鈴，彷彿是個女子，黑衣人答應一聲，立即向前一衝，使出陸地飛行功夫，只見兩條人影連幌幾幌，眨眼之間，走得沒了影跡！

本來和坤的相府裡，武師衞士也有好幾百人，戒備森嚴，決不會任外人說來就來，說去就去，可是一來相府地方遼濶，亭台樓閣星羅棋佈，那些武士未必能够一呼而集，况且這兩個刺客的身手，不比尋常，跳躍飛竄，有如迅電，倏忽而來，飄然而去，本領最高强的侍衞領班塔刺布又受了傷，試問那一個人還能够追截呢？只有任由刺客逃之夭夭罷了！這一次相府鬧刺客的結果，和坤本人固然是嚇得魂飛魄散！兩個衞士領班都吃了大虧，麻天挺被砍斷脚脛，塔刺布也中了暗器，另外和塔統領中了



塔刺布接連中了三顆暗器，撲通的倒在地上。

同樣暗器受傷的武士，還有八人，敵人的暗器是一種扁平的帶刺蒺藜，通體是渾鐵打造的，大如龍眼，裡面挖空，那些蒺藜鋒利無比，細如牛毛芒刺，刺上淬了一種奇怪的藥，這種藥並不是可以置人於死的毒藥，如果打中人身，立即覺得發癢，好像蟲行蟻咬一般，不知底細的人，必定嚇一大跳，以為自已是着了餵毒暗器哩！塔剌布身上一連中了三枚這樣的暗器，其餘八個武士，也各自中了一枚至兩枚，大家慌忙裹傷敷藥，去找中堂大人請罪，聽候發落，可是這時候的和坤，胆子也嚇破了，他的性命還是塔剌布、廝天挺拚着受傷救回來的，險些兒給刺客砍了腦袋，那裡還好罵他們是飯桶呢？和坤擺了擺手，叫塔都統出去，擾攘移時，天色已經放明，和坤照例上朝，從前臣子朝見皇帝，多半是五更天左右，和坤為了夜來鬧刺客，通宵失眠，在朝見乾隆帝的時候，沒精打彩，偏偏乾隆帝這天精神很好，垂問邊疆藩屬的一切政事，足足問了半個多時辰，方才下令退朝，和坤站得腿脚幾乎發軟，聽見退朝鼓响，好比遇了皇恩大赦，正要退下金鑾殿，那知道乾隆皇帝降下御旨：「所有王公大臣、貝子貝勒，可以各自散去，着令中堂學士和坤，留乾清宮御書房候旨！」和坤在朝堂上站了半天，已經頭暈眼花，乾隆帝今天却無巧不巧的要自已留候，和坤心裡不迭的叫苦，想道：「苦也！這回準要躺下！」

可是皇帝御旨，和坤那裡敢違拗，他只好趁別人不覺，拿出人參丸來吞下，提振精神，方才走到乾清宮去。半晌，乾隆帝換了便服到書房，和坤立即伏地迎駕，乾隆帝笑說道：「卿家平身，朕有要事跟你商量，可不准你洩漏出去，可知道嗎？」和坤連聲答道：「奴才遵旨，老佛爺只管說吧！」

乾隆帝向身邊的小太監道：「出去！」兩個小太監唯唯諾諾，退出御書房外，乾隆帝才向和坤說

道：「朕打算日內微服私訪江南，卿家隨駕，朝上一切政事交給學士劉鏞，十日內就要動程，知道沒有？」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和坤不禁嚇一大跳！

原來乾隆在清朝裡面，是一個最愛遊玩的風流天子，他是滿清入關的第四個皇帝，正值清室全盛時代，宇內昇平，民豐物阜，乾隆帝是生性好動，在位時候（恰恰共六十年），曾經六次遊玩江南，（他的祖父康熙皇帝，雖然也曾經三次下江南，却是擺明車仗去的，和乾隆的易服微行，絕對不同。）他每一次下江南，都離不了和坤，因為和坤一來聰明伶俐，懂得皇帝的心理，二來他對民間情形，上至三教九流，下至吹彈打唱、嫖賭飲吹的門檻，無一不懂，乾隆帝簡直少不了他，憑良心說，和坤做皇帝的幫閒篾片（即是廣東俗語的打齋鶴），不但大有便宜可佔，而且還可以狐假虎威，向各地的官府勒索孝敬，怎的這回他聽說皇帝私訪江南，要他隨行，反而吃驚起來呢？原來他自從相府鬧了飛賊盜寶、刺客行兇這兩件大事之後，心驚肉跳，終日坐臥不安，他下意識地感覺到自已近年來陷害忠良，好事多為，已結下不少仇家，自已就是躲在戒備森嚴的相府裡，也怕終有一天給刺客割去腦袋，如果叫他帶了皇帝改扮平民，行走在江湖上，豈不是更加危險嗎？和坤囁嚅着說道：「皇上要私自微服再遊江南嗎？奴才以為聖駕暫緩起行為上哩！」

乾隆帝天性剛愎，聽了和坤這番話，怫然不悅道：「哦？怎的要暫緩呢？難道皇太后知道了嗎？」原來乾隆的生母阿魯特后，向來嚴謹，對乾隆帝管束很嚴，乾隆每次遊江南，事先都要瞞着太后，和坤連聲說道：「不是不是！」乾隆更加不高興道：「既然太后不知道，怎的要暫緩起程，你說！」和坤雙膝一屈，跪倒在地，叩頭說道：「老佛爺有所不知了！最近江湖上有一班叛逆，要想不

利皇上，皇上如果要遊江南，恐怕途中會出事哩！」

這是和坤聰明過人地方，他不說自已相府鬧飛賊，自已遇着刺客，如果跟隨聖駕南行，會有性命危險，却把一切推到乾隆身上，危言恫嚇，因爲乾隆的父親雍正是被俠客入宮刺死的，連首級也給叫割了去，（雍正被刺的事，清朝正史忌諱不傳，只是含糊的說十三年冬至日暴崩於寢宮，坊間稗官野史却說雍正被呂四娘所殺，）有這一層關係，如果自已一說刺客，乾隆必定害怕，那知道出乎意外，乾隆聽了和坤的話，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朕以爲有什麼了不起的事？原來是這些杯弓蛇影，庸人自擾的傳說！本朝氣運正隆，何懼跳樑小醜？難道因了一點空穴來風的傳說，就要削足就履嗎？卿家過去幾次跟我到江南去，何嘗有過半點兒驚險？朕意已決，卿家不必多言，回去摒擋一切吧！」

和坤估不到乾隆沒有被危言嚇倒，一意要自已隨駕伴遊江南，急得渾身大汗，他急忙叩頭道：「皇上不要太過大意，今日比往時不同，萬歲爺忘記了香妃那一回事嗎？」乾隆帝聽見和坤忽然提起二十多年以前；殉節深宮的香妃來，不禁怔了怔問道：「哦！香妃已經死了二十幾年，絕代紅顏委身黃土，你却提起她來做甚？」和坤伏地說道：「當年香妃殉節，她在回疆還有班餘孽，許多年來，念念不忘替她報仇，奴才最近得到消息，這班人已由西域東來，進了京城，要想謀不利於聖上，皇上如果私自離京，恐怕……」乾隆聽到這裡，忽然道：「住口！」他止住和坤的話頭，想了一想，又說道：「卿家所言不爲無理！我有一個方法！」

第十五回：御駕南巡選武暢春閣

和坤聽見皇上這樣說，以爲乾隆帝回心轉意，中止遊玩江南，急不迭忙的說道：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陛下中止南巡，正是社稷之幸，也是萬民之幸！」那知道乾隆帝勃然作色道：「胡說！你道朕這一次南巡江南，單是爲了遊山玩水嗎？這幾年來，朕的心裡始終存着一個疑團，你有沒有記起上次巡遊江南，路經浙江海寧那一件事？」乾隆帝這樣一說，和坤恍然大悟，原來乾隆帝在位的時候，前後六次巡遊江南，有幾次是微服遊行，有幾次却是擺明車駕，乾隆帝第五次巡遊江南，是盛陳儀仗去的，和坤也隨駕扈從，先到蘇杭一帶，遨遊虎丘園林，西湖十景，然後再到錢塘江口看那秋日大潮，看完江潮之後，順道進海寧縣稍歇御駕，海寧縣有一位退任的閣老大臣，名叫做陳世倌，恭迎聖駕，因爲整個海寧縣只有陳閣老的府邸佔地最廣，服飾繁華，乾隆帝就在陳閣老的家裡住了下來，在飲宴的時候，陳閣老和乾隆帝同席而坐，他們兩個人的面貌，竟然十分酷肖，各人嘖嘖稱異，尤其是陳閣老的夫人，面色忽紅忽白，好像十分難過，乾隆帝天亶聰明，口裡雖然不言，心中却是詫異，席散之後，乾隆帝把和坤召入臥房，將席上的事向他說了，吩咐和坤暗中刺探，和坤奉旨之後，一個人在陳閣老府邸的園林中，踱來踱去，假作步月賞花的樣子，更深人靜，和坤不經不覺走到園丁下人的住房前，忽然看見一班下人還不曾睡覺，坐在屋裡談天說地，和坤靈機一觸，放輕腳步，輕輕掩到門外，忽然聽見一個下人道：「皇上的御容這樣酷似我們的老爺，眞是奇怪！」一個聲音蒼老的下人說

道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？不過你們年紀輕輕，當然不知道其中故事啦！」幾個下人異口同聲的問道：「王三伯，到底是什麼故事呢？」那名叫王三伯的老家人咳嗽了幾聲，方才說道：「我跟老爺已經有幾十年，雍正先皇帝在位的時候，老爺在京師做閣老大臣，太太生了一位兒子，還未滿月，被當今皇太后知道了，要抱他入宮去瞧瞧，我們老爺只得答允，那知道抱進宮去的是兒子，抱出來的却是女兒，我們太太不肯，要老爺立即拿去掉轉，老爺却害怕皇帝，硬說不便，將錯就錯的算了，現在這位皇上，看來就是當年老爺給皇太后掉換的兒子呢！」和坤聽了大吃一驚！（乾隆帝原是海寧閣老大臣陳世倌兒子之說，正史不傳，不過淸代稗官野史，前人筆記，盛傳其事，空穴來風，事必有因，同時我國歷史上的皇朝也不乏前例，像戰國呂不韋以呂易嬴，晉朝賈后以牛易馬的故事，就是一個明証，而且淸宮保存的乾隆帝御像，的確也像漢人。）那老家人說到這裡，忽然哎呀一聲道：「我眞是粗心大意，這件事如果洩漏到外邊，咱們全是抄家滅族的罪名，快到外面看看，有沒有人偷聽！」和坤何等乖巧，立即三步併做兩步走了，匆匆返回自己寢室，次日天明，乾隆帝御駕離開海寧，在路上向和坤私問，和坤便把當晚老園丁的話向皇帝說了，乾隆帝嘿然良久，慢慢才說了一句話：「這是無稽之言，不足爲憑，昨天晚上的事，千萬不要向外人說！」和坤連聲遵旨，這是乾隆帝第五次巡遊江南的事，如今事隔三年，皇上突然舊事重提起來，和坤吃了一驚，連聲問道：「陛下這次巡遊江南，是不是打算再到海寧走一遍？」

乾隆帝輕輕的點了點頭，正色說道：「我已經想過了，那一年的事空穴來風，不爲無因，人生世上，以孝爲重，假如一個做了皇帝的人，連生身父母也不知道，就是享盡天下繁華富貴，也有什麼用

呢？朕這次到海寧去，就是要……」和坤急忙說道：「皇上難道要歸宗認祖？這件事體重大，關係社稷安危，千萬不可行哩！」

皇帝呵叱了一聲道：「胡說！」這一句又把和坤嚇得窒住了口，乾隆帝慢慢的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朕不是三歲小孩子，當然不會做這樣愚蠢的事！朕打算到海寧去，如果陳世倌夫婦還健在，便宜召他們兩老夫婦入京師，頤養終身，晨昏定省，稍解朕的心結，卿家意下如何？」和坤急忙說道：「這事皇上只要派一親信，便可以做，聖駕又何必離京呢？」他說到這一句，方才知道自己失言，因爲乾隆帝本來是陳閣老兒子這件事，大臣之中，只有自己一個人知道，萬一乾隆帝派自己離京到江南去，豈不是大糟特糟？自己不想跟隨御駕到江南去，爲的也是避免給予刺客下手機會哩！乾隆帝却把面孔一沉，喝道：「你又來胡說了！這是何等重要的事？豈可以假手旁人？朕意已決，不必多言，至於刺客之說，朕雖然不大相信，不過俗語說得好，小心駛得萬年船，明天朕在暢春閣上揀選侍衛，挑幾個武功高强的，隨駕出發，卿在明日散朝之後，到暢春閣候旨便了！」和坤那裡還敢多說半句話，只好唯唯諾諾告退。

這天罷朝之後，和坤回到相府裡面，坐臥不寧，到晚上睡覺的時候，整夜做着惡夢，到第二天早上起來，照舊上朝，乾隆帝這天臨朝特別早，匆匆忙忙的批示了御史大臣幾道奏章，便提前散朝了，和坤立即趕到暢春閣，暢春閣是圓明園裡面一座水閣，環境幽靜，繁花似錦，萬紫千紅，他到閣樓上的時候，乾隆帝已經坐在閙龍椅上，大內總管侍立在旁邊，御前一字排站着三十多名大內侍衛，已經開始比武！

和坤慌忙向乾隆帝謝罪，皇帝只把右手擺了一擺，示意叫他站在旁邊，和坤定睛看時，水閣前面的空地上，兩個武士打得十分猛烈，這次參加簡選的，滿漢侍衞各半，漢人侍衞站在左邊，滿洲衞士站在右邊，和坤認得正在比武的兩個，一個叫成大魁，使折鐵雁翎刀，一個叫葉金龍，他的兵刃卻是一對四稜鐵鐧，兩個人刀來鐧往，硬拚硬撞，叮叮噹噹，火星四濺，鬥了三十多個回合，成大魁突然把刀法一變，使出一套「五虎斷門刀」來，劈、砍、挑、截、蓋，一招快似一招，招式十分迅辣，葉金龍漸漸頭上見汗，他的雙鐧左支右絀，守多攻少，鬥到分際，成大魁陡的使了一着「神龍掉尾」，刀光一閃，截斬葉金龍的雙腿，葉金龍向上一跳，成大魁陡的一反右腕，刀交左手，「飛絮流雲」，颼的一刀上刺，這一下左手換刀，用得快捷之極，葉金龍猝不及防，他的右膀吃刀尖一刮，長長的劃破了一道創口，鮮血長流，疼得面如鐵色，叫道：「哎喲！」大內總管立即叫道：「成侍衞佔勝第一塲，葉侍衞，你退下去！」

葉金龍踉蹌退下，自有別人給他裹創敷藥，成大魁勝了一塲，十分高興，得意洋洋說道：「成某剛才僥倖取勝一着，還有那位上來比武？」話未說完，滿洲衞士人叢裡走出一個人來，豹頭環眼，黃面虎鬚，模樣十分威武，成大魁一見了他，面上微微變色，拱手道：「薩領班！你也來參加比武？」

這滿洲衞士正是乾清宮侍衞領班薩剌海，是燕京武學名家鷹爪佟五的衣鉢傳人，他的鷹爪功十分厲害，眞個有洞穿牛腹的力量，乾隆帝挑選衞士，並沒有向他們說自己巡遊江南，大家只當是宮中例行比武，成大魁見薩剌海來鬥自己，心氣已經餒了一半！薩剌海冷笑道：「你可以耀武揚威，難道我不能够嗎？來來來，我也不用兵刃，就用空手接你幾招，你把五虎斷門刀法儘量施展吧！」成大魁當

着皇帝面前，只好硬着頭皮，刀光一閃，「三羊開泰」，刷刷刷，連環三刀，猛向薩剌海迎面砍到！

薩剌海兀立在地，全然不動，成大魁三刀砍來，他陡的身形一晃，成大魁一聲慘叫，雁翎刀叮噹墮地，右手臂也吊了下來，痛得他滿地亂滾，薩剌海冷笑一聲，倏的縱步上前，一俯腰身，把成大魁由地上抓了起來，伸手向他的肩骨推揉幾下，接回脫了臼的骨節，然後照他兜屁股就是一脚，叫道：「去吧！」這一脚把成大魁踢出兩丈以外，跌個黃狗吃屎！漢人侍衞見了，不禁勃然大怒！

原來薩剌海剛才用鷹爪手裡面的「擒拿脫骨」法，一照面便破了成大魁的刀法，把他右肩環骨扭脫骨節，硬生生的將成大魁右臂吊了下來，比武勝敗本來尋常，薩剌海替對方接回斷臂之後，卻把成大魁踢了個觔斗，等如公開把人家侮辱！這種欺人太甚的動作，如果漢人侍衞施用在滿洲衞士的身上，大內總管恐怕立時變臉，皇帝也要下令殺頭了！可是薩剌海自恃是滿洲人，漢人侍衞雖然受了他的侮辱，也是敢怒而不敢言，成大魁這一交跌得頭青面腫，漢人侍衞隊裡走出個中等身材，白面微髭的衞士來，哼了半聲說道：「薩領班好威風啊！我楊某人不才，接你幾招，也準備挨你兜屁股一脚！」

薩剌海斜眼看對方時，認得是値班養心殿的侍衞楊勇，獰笑道：「比武之道，優勝劣敗，有什麽威風不威風！你用拳脚還是兵刃？」楊勇冷冷說道：「何必兵刃？就比試拳脚吧！」話剛說完，挺腰坐馬，「蓬」的一拳直搗出去，他使的是「五行拳」功夫，看他拳勢如風，頗見功力，雙足釘牢地面，如同打椿一般，薩剌海用「老鷹探爪」，接住楊勇拳頭一推，楊勇上身微幌，沒有跌倒，反手一招「冲天炮」拳，疾劈敵人下頷，薩剌海暗裡一驚，施展鷹爪擒拿功夫，攻虛搗隙，跟楊勇鬥了十七

八合，這滿洲領班畢竟是鷹爪門裡面的高手，十幾個回合後，楊勇已經額頭見汗，薩刺海用了招「飢鷹振羽」，身軀霍地一翻，把楊勇雙拳分開，倏地側肩一撞，砰的一聲大响，楊勇翻身跌倒塵埃，薩刺海這回沒有再使用侮辱成大魁的手段，同樣使在楊勇身上，乃拱手說道：「失禮失禮！承讓承讓！」

漢人衛士看見楊勇敗下，心中忿忿不平，可是薩刺海確是絕技驚人，所以能够連勝兩塲，大內總管高聲叫道：「薩領班連勝兩塲了，還有那一位上前比試？」

話聲未絕，漢人衛士裡又走出一個人來，這人虎頭燕頷，面如重棗，氣宇沉穆，他一走到暢春閣前，每個漢人衛士面現喜色，原來他正是慈寧宫侍衛副領班樊威，這位樊威正是山東千跌張的得意徒弟，千跌張是滿清中葉，名震齊魯的一位武學名家，他的跌撲術天下無雙，足跡遍及大河南北，千人皆跌，所以得到「千跌張」的名號，清宮裡的漢人衛士，武功最高强的算是樊威了！如果說薩刺海是滿洲衛士穩坐第一把交椅的好手，樊威却是漢人衛士裡面的亘擘，換句話說，即是兩個「第一」之爭，漢人衛士個個屏息呼吸，心神緊張，希望樊威能够挫敗薩刺海，給楊勇、成大魁出一口惡氣！

樊威先向薩刺海拱了拱手，對面立定，左拳右掌，拳抵掌心，向前一揖，這是名家比武的見面禮，其實暗中藏了勁力，薩刺海是此中名手，當然一眼便看出來，他輕笑了一聲，叫道：「有僭！」雙手一分，十指如鈎，這招名叫「金鷹獻爪」，猛向樊威的天靈蓋頂抓到！

原來鷹爪門的功夫，表面上雖然憑着指爪之力，其實是丹田一口罡氣的運用，所以鷹爪功練到極高的境界，那怕堅如木石，固然觸指立碎，就是三尺以內，給他的指風衝擊着，也要身體發痲，薩刺

海的鷹爪功已經練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他這開首一招，已是全力施爲，樊威却是不慌不忙，拳掌一分，斜身進步，右拳横擋，左掌一揮，霎那間還了兩招，這一下叫「手揮琵琶」，薩刺海半虛半實，他那雙手一抓之功，將吐未吐，突然手指一劃，疾如迅電，左手駢指如戟，疾點樊威肩背的「風府穴」，這一下如果點中，樊威就要立即癱倒在地！

不過樊威也是個久經大敵的人，一見勢色不對，立即趁勢前撲，雙掌一合，竟然用個「九品蓮台」的招式，掌力直迫薩刺海的前胸，這是兩敗俱傷的險着，薩刺海如果給他打中，馬上要當堂吐血！他只好撤步一跳，拆開了這一招，叫道：「好本領！再來再來！」雙掌翻飛，使出「飛鷹十八爪」法，這套拳法純用指抓之力，連環一十八手，一氣呵成，如鷹翔隼搏，猛惡無倫，樊威却是鎭定從容，使出少林派的「五戰拳」來，虛實相乘，軟封硬拆，把薩刺海的飛鷹十八爪法，完全化開，接着拳風一轉，使出羅漢打虎拳法，嗖嗖嗖，連劈三招，把薩刺海迫得步步後退！

原來樊威知道薩刺海的硬功厲害，自己在外壯這方面，造詣比起對方遜色，如果跟他硬對硬撞，必定吃虧，好在他學的是少林派內家正宗本領，運用內功粘吸之力，將五戰拳使得又柔又靭，果然把對方勢道凌厲的飛鷹爪法化開，漢人衛士個個面現喜色，以爲薩刺海黔驢技拙，那知道薩刺海陡的一聲大喝，腰身向下一挫，全身骨節格格作响，又像彈簧也似的直撲上來，左手使鷹爪力，右手用擒拿功，又向樊威連連猛撲！

這一場比武眞是驚天動地，連乾隆帝也看得眉飛色舞，和坤也舒開愁懷，想道：「有這樣武功高强的人護駕同行，那就不怕刺客啦！」可是暢春閣下兩個對手，已經到了拚生死，决存亡的階段，樊

威和薩剌海一柔一剛，打了五六十個回合，樊威覺得對方的鷹爪手，一次比一次重，竟是越戰越强，自已用盡少林派的柔功，化拆對方的招數時，只覺呼吸緊促，胸口如同壓了一方無形大石，他心裡暗忖道：「我比武輸了還是平常事，大內裡咱們這班漢人衞士的面子，統統丟光，皇帝和大內總管，從今以後更看不起漢人哩！」樊威心裡着急，手法未免稍緩，薩剌海却是乘隙抵瑕，呼的一下「神鷹捉兎」，右手五指如鈎，硬挖樊威左肋，樊威脚下全然不動，上半身陡的向後一縮，左手一招「破碑掌」，猛向薩剌海手腕擊去，高手較技，最怕是招式用老，一着擊空，如果被敵人避重就輕，反撲擊中的話，輕者仆跌在地，重的連手脚也要折斷！不過薩剌海是何等樣人，那有這般容易受暗算的道理？他陡的右抓化拳往回一縮，左手閃電似的探出，使出擒拿絕技，一下拿住了樊威的手腕關節！

樊威手腕被拿，一驚非同小可！當下一聲斷喝，右掌一起，猛向薩剌海的太陽穴擊去，這一招「倒打金鐘」，本是圍魏救趙之着，薩剌海估不到對方着了擒拿之後，並不身體癱瘓，還有立即還招的功夫，他馬上舉右拳一接，「火把燒天」，拳掌一抵，兩人齊齊震出兩三步遠，可是這樣一來，變了薩剌海左手五指扣住了樊威的左腕，樊威的右掌按住了薩剌海的右拳，四條臂膊交叉搭住，就像玉樹交柯一般，薩剌海如果發力扭斷對方的腕骨，樊威的右掌立即乘虛而進，拍着他的頂心命門，反過來說，樊威的掌勢雖然把薩剌海罩住，可是却不敢把掌力外吐，因爲自已的內功一向外撞，腕骨便有給敵人扭斷之虞，大家形成膠着，擺脫不得，不約而同的叫道：「苦也！」

薩剌海和樊威不過是一時意氣之爭，彼此實在沒有深仇大怨，可是今天御前比武，到了這個地步，大家都變了生死關頭，不能相讓，逼得全力施爲，不讓對方的內力透到自已的身體上，他兩人這

一比拚，滿漢衞士無不觸目驚心，只見薩剌海和樊威兩人各自沉腰坐馬，四目交投，四臂交搭，兩人脚下踏的泥土，漸漸下陷，變成了半尺多深的凹坑，須臾之間，兩人額角眉心，都滴出熱汗來，顯見得十分吃力，如果沒有旁人解拆，再過半晌，就要陷入兩敗俱傷的境地！

就在他們千鈞一髮，勢成騎虎的時候，暢春閣迎面的花徑，人影一幌，走出一個小太監來，這小太監年紀不過十七八歲，生得眉淸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他手裡托着一隻福漆朱紅圓盤，盤上裝了兩杯冰凍酸梅湯，看樣子是想拿到暢春閣上，給皇上解渴的，這小太監看見二人氣促汗流的情形，不禁哂然一笑，他左手托着福漆圓盤，陡的向前一竄，叫道：「二位爺不用比啦！歇一歇吧！」口說着話，手底下疾如迅電，朱紅圓盤呼的遞了過來，手掌平托盤底，盤邊向薩剌海的「笑腰穴」一撞，這位滿洲領班給他這出其不意的一撞，當堂半身痠麻，全身眞力卸去，撲通咕多，仰後一交跌倒在水池邊，背脊骨撞在牡丹花砌之上，好生疼痛！這小太監出手奇快，圓盤自左向右一旋，拍的一响，又掃中樊威右膀的「委中穴」，樊威被他一撞，登時穴道發麻，身子踉蹌的倒退出三四步去！好在他一來練的是柔功，二來小太監對樊威似乎稍爲客氣，手底下只用了五分力量，所以樊威雖然退後，沒有跌倒在地！出醜當堂！衆衞士看在眼內，不禁駭然，異口同聲叫道：「原來小安子也有驚人的本領！」

那小太監原來叫做小安子，他這一手撞穴拆解的功夫，乾隆帝身邊兩班滿漢衞士當中，也有許多人可以做得到，不足爲奇，（因爲皇上簡選衞士比武，沒有皇帝旨意，那一個胆敢上前解拆？）不過小安子竟然把隻圓盤當作點穴的器械，出手又這樣的快捷！撞擊穴道，部位恰可，妙到毫巔，那就難能可貴了！樊威吃了虧還不覺得怎樣，薩剌海却是心中冒火！他是乾淸宮侍衞的領班，平日在皇宮

裡，除大內總管之外，甚麼人也不放在眼裡，今天在皇上跟前，着了一個小太監的戲弄，叫他如何不心中冒火？薩刺海托地跳起來喝道：「該死奴才！」舉手一掌，「迅雷貫頂」，猛向小安子頭頂擊落，他這一下如果打中的話，小安子不死也要受重傷，不過薩刺海這時候怒火遮眼，拚着受乾隆帝的怪責，也要把小安子斃在掌下！洗雪剛才跌交的恥辱！

衆衞士不禁嘩然！大內總管叫道：「薩領班，不要以大欺小！」話聲未絕，小安子把頭一低，身軀像水蛇也似的，由薩刺海的臂肘底下，呼的鑽了過去，福漆盤上的兩杯冰凍酸梅湯，完全不動，沒有潑瀉，各人暗裡詫異，小安子閃過這一掌，陡的伸出左足，向薩刺海脚下一絆，薩刺海做夢也估不到對方有這樣靈活刁鑽的身法，一不留神，吃小安子伸脚一絆，登時立足不穩，幾乎再次跌交，好在他武功高強，立即兩臂一振，使個「鷂子鑽天」，將跌勢改爲躍勢，硬生生的拔起七八尺高，輕飄飄的向下一落，方才免了跌交之厄！越是這樣，薩刺海越覺羞憤難當，他怒吼了一聲：「畜生找死！」雙掌一分，用鷹爪功向小安子胸口疾抓，急風颯然，這一手已經不是懲戒招式，簡直是奪命煞手，巴不得一下要了小安子的命！

小安子仍舊嘻皮笑臉，嗤的一笑，薩刺海雙爪齊落，賽似迅雷，小安子身軀一幌，使了着「鳳凰點頭」的身法，由薩刺海雙掌間隙中鑽了過去，盤上那兩杯酸梅湯全然不動，他忽然叫了聲：「踢你屁股！」左脚一拐，像要踢他後臀，薩刺海心想自已如果給這小太監踢中屁股，自已這份侍衞領班也當不成了！疾忙一伸左手，用個「海底撈月」，要抓對方足踝，小安子這一脚却是虛張聲勢，他突然右腿一飄，身子連着福漆木盤直跳起來，好俊的輕功，一下掠過薩刺海的頭頂，脚未着地，腰身在空

中一扭，雙脚向後一拐，砰砰兩聲，撐中薩刺海的腰背，雖然沒有踢中屁股，腰胯後面的衣服，添了兩個鞋印，衆衞士哄然大笑！薩刺海越發老羞成怒，雙爪一伸，向小安子背心抓去，乾隆帝突然喝道：「住手！那一個胆敢在朕面前，無禮放肆！」

原來乾隆是個文武全材的天子，他看出這個名叫小安子的太監，跟薩刺海交手，一連縱跳閃竄了三次，手中漆盤兩杯冰水，始終沒有翻倒，單這一點，已經非同小可！薩刺海是皇宮侍衞領班，武功絕非等閒，小安子居然跟他大開玩笑，戲弄他於股掌之上，乾隆帝心裡一動：立即開聲呵叱；不准他們動手，薩刺海雖然蠻悪，却不敢違拗皇帝，氣沖沖的上前跪下道：「老佛爺！這小子十分無禮！」

小安子捧着酸梅湯走上暢春閣，放在玉几之上，方才跪了下來，乾隆帝龍顏微慍道：「小安子，你在內廷供役幾年，難道連一點規矩也不懂，你知罪麼？」小安子叩頭道：「奴才知罪，不過奴才看見這位薩領班恃武凌人，看不過眼，畧爲戲耍他一下罷了！請皇上治奴才應得之罪！」乾隆帝看見他口齒伶俐，十分喜愛，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點點頭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有罪，朕罰你一件事！你立即到暢春閣下，跟薩領班好好的比武！」

乾隆帝這話一說出來，除了和坤之外，大內總管和滿漢兩班侍衞，個個愕然相顧，原來小安子在皇帝面前，擾亂比武，在從前叫做「欺君」，換句話說，即是瞧不起皇帝，要知道在專制時代，欺君這個罪名，非同小可！大至抄斬九族，輕一點也要判凌遲問斬，那知道乾隆帝不但不治小安子的罪，反而叫他和薩刺海比武，難怪人人錯愕哩！小安子叩了一個頭，說道：「奴才遵旨！」一起身走下暢春閣，這一下並不打緊，把個薩刺海氣得五內生烟，幾乎連肚皮也爆破！

就在他怒火冲天的時候，小安子已經走到閣前，向薩刺海笑道：「領班大人，你聽見了沒有？老佛爺叫你跟我比武呢？」薩刺海勃然大怒，刷的拔出身佩七星寶刀，藍汪汪的刀光一閃，「岫雲出谷」，颼的向小安子頭頂劈落，原來薩刺海看出小安子身手靈活，功夫了得，分明是個厲害勁敵，再也不跟他作客套，一伸手抽出寶刀來，這寶刀是從前康熙皇帝御駕親征準部，大破噶爾丹奪來的東西，賞賜給皇宮侍衛的領班，歷盡雍正乾隆兩朝，那一個做到侍衛統領，便賞他佩用這柄七星寶刀，小安子不慌不忙，只一低頭便由刀光下面鑽過，翻身就是一腳，大內總管叫道：「小安子！快拿兵器！」

小安子道：「不用！難道打笨驢也要用兵器嗎？」呼的又是一拳，搗向薩刺海的肋下，薩刺海看見小安子叫自己做笨驢，更加光火，他把自己精心苦詣了三十多年的「春秋刀」法施展開來，盤、斬、劈、刺、劏、削，刀光如練，刀影如山，舞到疾處，眞個像一個絕大的刀輪，翻翻滾滾，看得衆侍衛眼花撩亂，小安子却是不慌不忙，只見他閃展騰挪，大演身手，矮小的身軀，在刀光裡鑽出竄入，如虎挿翅，似蛇生足，忽而如白鶴冲天，忽而似蝶舞花影，凌空高竄，掠地廻飛，兩下裡追風逐電也似的，鬥了七八十合，薩刺海越戰越怒，心想對方只用空手，自己却用御賜寶刀，鬥了這許多合，就是打贏了小安子，面上也不光采，他倏地把心一橫，決定不管怎的，用盡生平絕技，砍死了小安子，然後掛冠而去，不再吃這份皇糧了！薩刺海想到這裡，一聲大喝，使出「旋風十八斬」刀法來，颼颼颼，刷刷刷，一口氣砍出十八刀，十八刀砍完了，再把刀鋒一橫，呼呼呼，刀光滾轉，貼地又是一十八刀，他這「旋風十八斬」本來是馬上使用的刀法，最合千軍萬馬混戰的場合使用，一展開

來，眞個力沉而猛，千軍辟易，薩刺海除了右手用刀之外，左手也不閒着，兼雜着擒拿點穴的招數，他這一陣暴雨式的急攻，果然把小安子逼得連連後退，閃到一叢山茶花樹旁邊，薩刺海看見對方身形已亂，大吼一聲，左掌右刀，齊向小安子攻到，這招名叫「二龍一蟒」，刀光掌影，把小安子全身罩住，衆侍衛看見小安子難逃毒手，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！」

那知道小安子退向山茶花樹的時候，雙手向腰一捋，解下太監服飾那條束腰的藍京青布帶來，薩刺海刀掌齊到，小安子布帶向左一飄，纏住了山茶花樹的樹幹，身子却是借力使力，脚步一墊，向布帶揮出的相反方向斜飛出去，他危急的時候，別出心裁，居然使出這樣死裡逃生的險招來，薩刺海走了空招，收不住勢，連人帶刀撞入山茶花樹叢裡，刀鋒掌勁過處，一陣劈劈拍拍的響聲，把暢春閣旁邊的雲南異種山茶樹連枝帶幹撞斷了一大片！落英繽紛，碎葉亂舞，接着後屁股砰的一聲，被小安子踢中一脚，薩刺海撞入山茶花樹叢時，雙脚已經離地，又給對方一踢，更加不由自主向前直跌出去！巴的摔在綠草如茵的地上，衆侍衛哄然大笑：「好本領，小安子打勝領班了！」

薩刺海估不到自己苦鬥半天，仍然敗在小安子的手下，氣得兩眼上翻，大叫一聲，登時暈了過去，衆衛士不禁譁然，乾隆帝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不用再比武啦！抬這姓薩的下去吧！」大內總管立即指令兩名滿洲衛士，把薩刺海由地上扶起來，帶返宿衛所裡休息，小安子把京青布帶束回腰間，再走上暢春閣，向乾隆帝跪下，說道：「老佛爺請恕奴才放肆！」乾隆帝撚鬚笑道：「小安子！看不出你年紀青青，居然有這樣的本領，你這一身絕技，是那裡學來的？」小安子跪奏道：「啓稟老佛爺，奴才的武功本來是家傳的，先父曾經跟隨世宗皇帝，奴才從小時候便死了父親，在雍和宮長大，這點

徽末武技，還是在雍和宮被各位喇嘛大法師指點而成的呢！」乾隆帝聽了「雍和宮」三字，恍然若有所悟，點點頭道：「唔！難怪你有一身好本領了！」（欲知後事如何，請閱第四集。）

金鋒著武俠小說

子母離魂劍 (三集)

著作者：金　鋒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　價：八角

Printed in Hong Kong